

鄒語基本顏色詞彙研究： 柏林和凱的理論應用*

莊新國

達邦國小

翟本瑞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1969年柏林和凱關於「基本顏色詞彙」的研究，證實顏色認知受到普遍語意結構的限制，11個基本顏色詞彙在幾乎所有語言的演化均受限於相同的六個可預測發展序列。40年來學界仍然持續相關的爭辯。本研究以北鄒語為研究對象，針對鄒語的「基本顏色詞彙」、「顏色詞發展階段」、「中心色彩」、「顏色詞的社會意涵」、「口傳文學中的顏色表達」以及「顏色在鄒族生活世界的傳統與現代」等六個面向加以檢討，從比較研究取向分析鄒語的顏色世界，以釐清鄒族關於顏色的世界觀及價值觀。

研究發現，鄒語基本顏色詞發展符合柏林和凱的相關理論，具有五個基本顏色詞彙，已經發展到第四個階段；與西方的標準色相較，黑、白兩色相同，但紅、黃、綠三色的中心色彩則有差異；存在不同世代間顏色詞彙用法有所轉移，年輕世代有接受西方標準色的趨勢；服飾部份，【男／紅、黑】及【女／綠（藍）、黑】是基本原則，在婚喪喜慶及祭儀上亦遵循此一原則；近代雖然受到西方基督教影響有所改變，但現代又走回復古的路，回到傳統範疇中。

本文從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取向，針對北鄒語顏色加以研究，能夠補充傳統語言學、民族誌研究的不足。相關發現，可提供學界未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基本顏色詞彙，中心色彩，北鄒語，語言人類學

* 作者感謝四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具體意見，少數建議因篇幅限制無法深入處理外，大部份意見均已在修改時納入考量。

投稿日期：98年7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10月6日

一、問題出發

洪保特 (W.v. Humboldt, 1767-1835) 認為人類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是順著特定語言才能得到開展，不同語言代表著思維及世界觀的差異。(von Humboldt 1820[1971]) 這種語言相對主義的立場，在美國為薩丕爾 (E.Sapir, 1884-1939) 及其弟子沃夫 (B.L.Whorf,1897-1941) 所闡揚。薩丕爾指出：「所謂的“真實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乃是無意識地經由群體的語言習慣所建構出來的。沒有任何兩種語言具有充分的類似性而可被視為象表相同的社會實體。」(Tyler ed. 1969: 67, Sapir 1963) 沃夫 (Whorf 1956: 213-4) 進而闡述：

我們從現象世界所孤立出來的範疇及類型並不存在於現象世界中 相反的，世界正如同萬花筒般的印象流，必須由我們的心靈所組織起來——而這意味主要由我們心靈中的語言系統〔來完成〕。我們將自然予以切割，將其組織成概念，然後將其意義描述出來，因為我們遵循某種協定依特定方式來組織——這種協定是由我們的言語社區所規約，並由我們語言類型所制定的。當然，這種協定是潛在而且未明文規定的，但是，其條項則是絕對強制性的；除非依循這協定所宣諭的，關於資料的組織及分類，否則我們全然無法〔彼此〕交談。

沃夫 (Whorf 1956: 240-1) 因而認為不同語言使用的文化，顏色在知覺系統中的分配會有所不同，而這個看法也為語言學家布龍非爾 (Bloomfield 1933: 40, 280) 所接受。的確，如果我們比較不同語言關於顏色色調的區辨，可以發現，顏色並非生理上普同的範疇 (Freb 1974: 172)：

英 語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羅德西亞 Shona 語	<i>cipsuka</i>		<i>cicena</i>	<i>citema</i>		<i>cipsuka</i>
賴比瑞亞 Bassa 語	<i>ziza</i>			<i>hui</i>		

圖 1、不同語言中顏色詞分配比較

語言相對主義引發出的爭論可以集中在下列兩個命題：1) 不同的語言把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2) 不同民族的非語言思維和行為受到這種語言分類的極大影響。在實際論辯時，顏色命名詞語研究成為語言相對主義／絕對主義爭議的重要戰場。19世紀後半葉以來，不同語言主要色彩詞彙很難翻成另一種語言，已經成為學界接受的常識，重點在於如何詮釋這些顏色詞彙在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語言相對主義關於顏色的爭議，在1955年 H. C. Conklin 針對菲律賓哈楠語 (Hanunóo) 的研究，以及語言色彩對比的研究中得到支援，不少學者因而傾向接受語言相對主義的立場。(保羅·凱依 2007)

然而，不同語言對顏色採取的用語有所不同，指涉範圍亦有差異，可不可以因此認定他們對顏色的客觀接受亦有所不同呢？柏林 (B. Berlin) 和凱 (P. Kay) 為了分辨不同語言使用者，對於顏色的知覺圖像及其概念使用是否有所不同，針對78種語言關於基本顏色詞彙 (basic color terms) 使用進行文獻考察，並對20種語言加以實驗，針對不同受試者，提供一張包含320種細小顏色標準圖譜，¹ 要求他們指出基本色彩詞彙的範例，顯示顏色詞彙存在“中心色彩” (focal colors; 焦點顏色)，而使用各種不同語言的人，他們所選出的基本色彩詞彙的中心色彩是相同的，顯示顏色認知受到普遍語意結構的限制，並非相對而任意的。此一研究運用跨文化比較研究，挑戰語言相對主義的立場。柏林和凱發現所有民族都有關於顏色的分類，而人類所有語言都共同享有普遍的基本顏色範疇和發展模式，他們的論點整理如下 (Berlin & Key 1969):

- 1) 所有語言都有白、黑色的名稱。
- 2)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三個顏色的名稱，則一定是紅色。
- 3)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四個顏色的名稱，要不是綠色就是黃色。

1 數學家格拉斯曼 (H.G.Grassmann) 認為人類眼睛對於顏色的認知只能區分出色相 (hue)、明度 (value) 及彩度 (chroma) 三種變化，Albert H. Munsell (1858-1918) 在1898年就以這三要素為基礎，以縱軸為中心畫出圓形再將顏色配上去，構成了Munsell顏色描述系統 (Munsell color system)。這套系統經由美國國家標準局及光學學會修訂，成為色彩界公認的標準色系。相對於美國主要採用Munsell顏色系統，歐洲則多採用自然色彩體系 (NCS)，基於心理上對六個主色白、黑、紅、黃、綠、藍之獨立色感，依照黑度、彩度、色相。Kay&Berlin (1969) 之研究所依據的是Munsell顏色描述系統之分類。

- 4)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五個顏色的名稱，則同時包括綠色和黃色。
- 5)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六個顏色的名稱，則為藍色。
- 6)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七個顏色的名稱，則為棕色。
- 7) 如果一個語言有第八個或更多的顏色名稱，則為紫色、粉紅、橙色、灰色，或是這些顏色的組合。

簡單說來，顏色發展有其普遍性，如【圖2】般可以區分為七個不同的階段，某一階段尚未發展完備前，後面的顏色分類與認知範疇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等到這十一個基本顏色都發展出來之後，更為複雜的顏色分類才能進一步開展出來。至少在這前十一個基本顏色的發展順序上，人類心靈具有普同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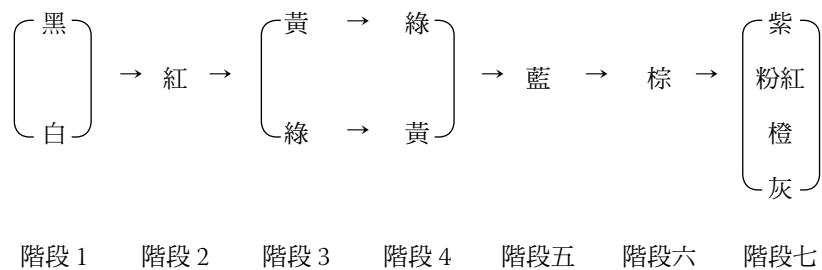


圖 2、顏色普遍發展階段 (1969)

在柏林和凱的論文提出後，許多學者分別針對不同文化的顏色認知加以研究，相當程度上亦支持此一論點。似乎，柏林和凱的研究發現，可以具體反駁語言相對主義立場。從此之後，許多學者針對不同語言社群進一步檢證柏林和凱的理論。其中，海德 (E.R.Heider) 研究新幾內亞的達尼族 (Dani)，發現他們的語言只有兩個顏色詞，但他們對不同顏色的記憶和認知與使用英文講話的人並沒有差異。雖然只有兩種顏色詞彙，但他們對顏色的記憶並不比使用豐富顏色詞彙的民族差，顏色記憶並不依賴顏色詞的有無。(劉皓明等 2005) 然而，一些關於不同文化在顏色認知焦點 (foci) 與印歐語系語言使用者有所不同的討論，讓基本顏色理論有進一步修正的必要。不同民族關於基本色的焦點並不落在相同位置，這在諸如達尼族等只有兩個顏色詞彙的民族最為明顯，甚至，同一顏色不一定只有一個焦點。

最重要的修訂，是Kay & McDaniel (1978) 以模糊集合論 (fuzzy set theory) 來解決顏色認知具有不同焦點的難題。經由從模糊集合論的修訂，在基本顏色發展的最早階段也就成為模糊性的亮—暖 / 暗—冷區分了，如此便可解決有些民族黑 / 白分類無法為印歐民族理解的困境。此外，神經生理學的研究對基本顏色發展階段，指出學理上的說明。人類在視網膜上有三類的圓錐體 (+R-G 紅 / +G-R 綠; +Y-B 黃 / +B-Y 藍)，這三類圓錐體構成兩種對比：紅 / 綠、黃 / 藍四個基本的色調是以兩組對立項而存在的，構成人類基本對顏色的知覺。而語意上的顏色範疇經過研究証實與神經系統上的顏色知覺程序一致。雖然，紅 / 綠、黃 / 藍，加上模糊『盞色』(grue)²，六種基本神經對顏色反應的組合，在理論上共有 57 種可能性，但實際出現的只有下列四種：Grue (藍、綠); Warm (紅、黃); Light-warm (白、紅、黃); Dark-cool (黑、綠、藍)。由此一來，解決批評者對顏色辨識的範圍和焦點所提出的反証。於是，顏色發展的次第就從light-warm/dark-cool區分，到Grue等模糊單位，再到其他模糊交集所對應的範疇。因此，混合色也可以逐漸獨立出來而成為基本色了。藉此，修正後的顏色發展也就成為：第一階段基於同一的顏色 (黑、白、紅、黃、綠、藍)、第二階段從模糊單位所形成的顏色 (Dark-cool, light-Warm, Warm, Grue)、第三階段從模糊交集所產生的顏色 (棕、紫、粉紅、橙、灰) 等。因此，只要將基本顏色放在在模糊集合的意義下，1969年柏林和凱所發展出的理論序列，[白 / 黑] → [紅] → [綠 / 黃] → [黃 / 綠] → [藍] → [棕] → [紫 / 粉紅 / 橙 / 灰]，仍然是客觀且有效的，Kay & McDaniel (1978: 610) 進而宣稱顏色分類領域亦具有在語意學上的普遍性。從對生理學的研究可以見出，不是語言決定了知覺 (薩丕爾—沃夫假說)，而是知覺決定了語言。

在顏色研究中，針對嬰兒對紅、黃、綠、藍四組作列聯相關研究，其間的顯著性相當高，可證明嬰兒已有基本的顏色辨識類型，不需依賴文化學習才能得到。顏色範疇的研究甚至可以擴展到非人類的哺乳類上：短尾猿 (macaque) 的視覺系統中，就神經生理學而言類似人類的情況，在色調上也區分出紅、黃、綠、藍等色；於是，人類在顏色區辨上的區分可能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演

2 在許多語言中，藍 / 綠不加以區分，例如閩南語中的「青」色即是，學界將Green與blue合成一個新字Grue，中文暫用「盞」字指藍綠不分的顏色。

化階段。當然，這並不意味所有關於顏色的問題都可以化約到生理上解釋，顏色名稱仍然是語言問題；基本『後基因』法則相同並不表示其在不同文化中的複雜性及相關的規約系統也是完全一致的（Kerckhove & Lumsden eds. 1988：34-6）。

除了在生理上找到顏色發展序列的理論基礎外，人類學家亦從實際研究中，印證此理論。例如，Dougherty（1977）對波里尼西亞 New Hebrides 的 West Futuna 語顏色分類研究；由於這個社會以往只有兩種顏色區分（明、暗），但在受到西方殖民之後，亦開始接受西方語言中對顏色的分類系統，尤其是在受歐式教育的兒童身上可以明顯見出。研究結果顯示：在45個成人中，有11%（5人）仍沿用傳統的系統，其基本色為：白、黑、紅、grue[發展至第三階段]；有40%（18人）加入黃色[到第四階段]；而有46%（21人）則具有白、黑、紅、黃、綠、藍[發展出第五階段]。而進入英語或法語學校的兒童（52人）則較成人辨色系統多了棕色[第六階段]；甚至，有一個女孩在棕色之外還有橙色和紫色[第七階段]的辨識能力。這直接印證了柏林和凱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孩童在學習傳統詞彙之前先學習了新式詞彙，因此，雖然詞彙間能夠彼此翻譯，但意義和所指範圍有所不同。在傳統詞彙中，白、黑乃指明、暗；紅包含了棕、橙、粉紅、紫等色；而黃色之詞乃洋經濱式語彙，從紅色中分離出來，其範圍與“標準黃”不同，指水果成熟時的顏色；至於grue，甚至綠、藍色的使用，亦是受到洋經濱語彙的影響。Dougherty（1977：117-8）的主要發現如下：1）明、暗的區分一直持續到第五個階段，而尚未有純粹的白、黑色；2）同一語言團體中，可依非語言因素（諸如年齡、性別、教育等）而表現出不同的發展階段（此處從第三到第七階段）；3）修正柏林和凱原有模式，將白、黑、綠色改為明—暖、暗—冷、grue；4）修正後的模式可以預測 West Futunese 的顏色範疇系統發展。

相關研究成果針對柏林和凱的研究提出可以修改的參考。Kay, Berlin, Maffi & Merrifield（1997）針對二十餘年間關於顏色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研究發現，更細緻化地將顏色普遍發展前五個階段修訂如【圖3】所示。就語言人類學研究而言，柏林和凱在1969年的基本發現仍可提供研究不同民族顏色認知的參考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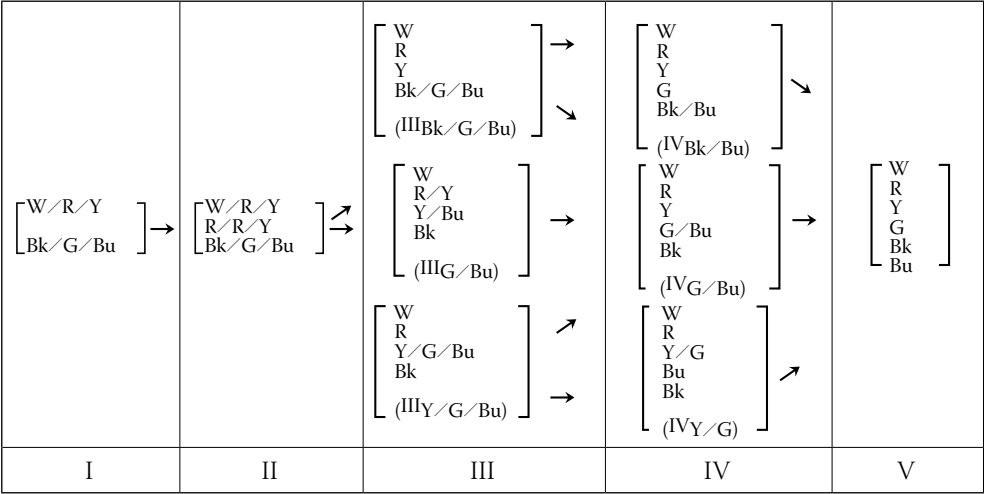


圖 3、顏色普遍發展階段 (Kay, Maffi 1997)

Berlin & Kay (1969)、Kay & McDaniel (1978) 以及 Kay, Berlin, Maffi & Merrifield (1997) 三篇論文，完成了柏林和凱的主要論述，也成為語言人類學針對基本顏色辭彙討論時主要的參考架構。

關於顏色認知與語言學的關係，並非從柏林和凱才開始。早在 19 世紀時，諸如 Geiger 及 Magnus 等人就注意到顏色認知與語言學的關係，然而，此一議題成為重要學術論旨，則是在柏林和凱 1969 年研究發表之後所引起的。它更成為語言相對論及語言進化論兩種觀點爭議的戰場。

受到柏林和凱研究的啟發，不同學者針對不同領域加以研究，希望找尋到存在不同語言詞彙開展上的普同發展類型序列，以支持語言演化論點，而能與語言相對主義立場對揚。諸如動植物分類系統 (Berlin et al 1974)、鳥類分類系統 (Boster, D'Andrade 1989)、類型學發展順序 (Berlin 1977)、命名系統 (Brown 1984)、情緒類型及發音系統 (Hallpike 1979)、隱喻的類型 (Lakoff & Johnson 1980)、組成分析、形式分析、生成轉換法則分析、民族類型學、土著定義法、元型分析、範例分析、系譜分析、自然範疇、層級分類、二元對立分類 (Tyler ed.1969, Lakoff 1987, Doe1988, Duranti 2001)、認知心理學分類 (Kerckhove & Lumsden eds 1988) 等，都為語言人類學研究開闢全新研究取向。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六〇到八〇年代的，是 Duranti (2003) 區分美國語言人類學三類典範的第二類，³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洛杉磯分校及史丹佛大學等加州研究機構為主。其中，柏林和凱的研究是這個階段的經典，到目前仍為代表之作。

雖然，就顏色詞彙和認知的討論，藉以爭議語言普遍主義及相對主義的學術論爭仍然持續進行，例如 Roberson et al (2004, 2005) 運用高飽和焦點色、非焦點色和低飽和色，針對 Berinmo 和 Himba 兩個部落兒童的長期追蹤調查，發現雖然兒童在基本顏色認知上類似，但隨著時間發展，他們對顏色的認知愈來愈趨向符合其語言中的顏色名稱內涵，支持顏色命名和顏色記憶會表現出顏色詞效應。這可說是對薩丕爾－沃夫假說最直接的支持。近年來，關於顏色詞和顏色認知關係，由於相對主義及絕對主義立場，都有可支持的證據，有較多學者採取折衷主義的立場，主張顏色認知既是生理現象，但同時也是文化現象。

語言人類學取向研究不同文化在顏色辭彙與顏色認知上的普遍性；認知心理學角度研究顏色辭彙的編碼過程及其心理表徵；語言社會學，探討顏色使用與具體文化差異間之關係。本文研究取向為語言人類學，並以上述美國語言人類學三類典範中的第二類研究取向為準。⁴本研究不擬討論語言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爭論，僅針對前述基本顏色詞彙的理論大致已經為學界所接受部份加以討論，並選取台灣原住民鄒語為研究對象，探討鄒語在基本顏色詞彙的發展，是否符合上述理論。

3 第一個典範是以 Boas 及 Powell 為代表的傳統人類學研究，第三個典範則是 1980 年代末期以來，社會建構論立場，主張語言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人類文化的不同面向。

4 關於鄒語使用的語言社會學研究，作者已進行一段時間且有具體成果，因篇幅限制，不在此處討論。

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進行

達爾 (O.C.Dahl) 認為台灣的南島語保存了最多古南島語的特徵，應被視為整個南島語族的第一分支，白思樂 (R. Blust) 將南島語系超過 1,200 種語言區分為四個主要語群：馬來亞玻里尼西亞群、泰雅群、排灣群以及鄒語群。(李壬癸 1997) 後來，Ho, Blust 及 Sagart 等學者透過比較研究，提出關於南島語群的新分類，Blust 修改過去四個語群的分類，增加為十個主要語群，其中九個在台灣，包括鄒語群。(Ross 2009)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 2008) 調查，鄒族的族群總人數約為 6,580 人，分佈在嘉義阿里山鄉、高雄縣三民鄉、桃源鄉及南投縣信義鄉久美村等山區部落，其中居住在嘉義縣的鄒族人計 3,923 人最為集中，而鄒語使用人口數為 2,127 人，由於使用人數過少，加上青少年多已不講母語，若不加以保存，面臨絕滅的危機。

鄒語使用族群人數相當少，而分佈的區域又非常廣，鄒語群包括北鄒語及南鄒語，⁵ 本研究以北鄒語為研究對象，北鄒語的使用人口，主要包含嘉義縣阿里山鄉行政區域內的八個鄒族部落：達邦、特富野、來吉、里佳、樂野、山美、新美及茶山部落。本研究田野調查之樣本以北鄒的達邦村為主，其他的部落為輔。阿里山鄉的達邦村是鄒族最大的村落，人口 1127 人，⁶ 它包括了鄒族兩個傳統大社—達邦社及特富野社，鄒族最重要的傳統祭儀 *mayasvin* (戰祭) 及 *homeyaya* (小米豐收祭) 均以這兩個部落為中心分別辦理，它足以代表鄒族傳統社會文化的高山聚落。

研究時間由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5 月，研究方法可分為文獻法、深度訪談以及實地參與觀察法。

5 南鄒語指卡那卡那富鄒語 (Kanakanabu) 及沙阿魯阿鄒語 (Saaroa)。Chang (2006) 近年的研究質疑視南鄒語為鄒語次群組的看法。

6 阿里山鄉戶政事務所 98 年 5 月份人口統計資料。

(一) 文獻法：

針對過去國內外學者對鄒族部落進行的調查資料加以整理，包括：俄國語言學家聶甫斯基的《臺灣鄒族語典，1935》、董同龢《鄒語研究，1964》、李壬癸《鄒語方言的差異，1979》、齊莉莎《鄒語參考語法，2000》等具有歷史性且可代表鄒語各語言世代之文獻資料，以及90年代後編輯的鄒族語言教材，如《鄒語簡易字典》（達邦國小 1996）、《鄒語初級教材》（鄒語工作室 1998）及《原住民族語言語料與語彙彙編—鄒族語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999）等。藉此分析其中有關顏色詞的使用與發展脈絡。

(二) 深度訪談：

儘可能針對關鍵人物及耆老加以訪談瞭解傳統文化中關於顏色的使用，並請受訪者就事先準備好的256色色碼表，⁷選出心目中的中心色彩，藉以取得較接近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鄒語原始用法及語言資料。訪談對象以立意取樣為主，為了對比不同世代間的差異，選定訪談對象包括部落耆老、鄒族籍教師、文化工作者、青少年及接受高等教育之族人，以蒐集部落中不同語言世代年齡層及各不同教育程度的族人對顏色詞認知之差異，受訪者基本資料如【附錄一】。

(三) 實地參與觀察：

為了能瞭解現代鄒族社會生活世界中顏色使用之內涵，將在部落內做生活內涵之觀察，本研究實際參與觀察的內容如下：

1. 鄒族達邦社與特富野社的 *mayasvi* 祭典（戰祭）
2. 鄒族達邦社與特富野社的 *homeyaya* 祭典（小米收穫祭）
3. 鄒族巫師實際禳祓儀式（*meipo*）之參與觀察

7 伴隨電腦資訊科技發展，數位化成為標準化的基礎模式，在螢幕顯示以及印表機列印的色彩呈現，需要建構出一套新的電腦色彩學，RGB三原色光模式可以利用三種原色的按不同比例調和成不同色的，或是因應列印時黑色的需要而建立CMYK（青、洋紅、黃、黑）印刷色彩模式，本文採用當前通用的十六進位標準色譜（256色色碼表），與柏林和凱所使用的Munsell system略有不同，但易於數位處理和電腦編印，應該亦能得到關於受訪者心目中的中心色彩相關資訊。

4. 當代儀式性的相關活動，如婚禮、喪禮、宗教活動等

5. 鄒族生命豆季集團結婚

此外，儘量搜集關於鄒族的影像資料，諸如1900年烏居龍藏（1996）對鄒族生活世界的攝影，以及1915年丑森之助的《台灣蕃族圖譜》，都忠實記錄著那個年代的鄒族圖像。雖然，這些照片仍是黑白照，但仍可略窺那個年代的基本樣態，甚至，以這些照片求教於部落耆老，比較容易喚起他們的記憶。

有關基本顏色詞彙的用法，本研究採用柏林與凱（Berlin & Kay 1969）的定義，需符合下列指標：

- （1）普遍情況使用：例如 blonde 一般只指頭髮（髮）、皮膚（白人）的顏色，就不能算是基本顏色；
- （2）無法分解成更簡單的單詞：如檸檬、紫色等均不列入；
- （3）廣泛的語意相容性：如英語中 crimson（深紅）和 scarlet（腥紅）色，都是紅的下位字，都不予列入；
- （4）最重要的是，要有心理概念上顯著性及穩定性：意即語言使用者不因語境轉換改變顏色詞的認知，也不因個人用法而有不同的判斷。
- （5）不能是從物品名稱得名卻產生混淆的顏色詞，例如，如 gold（金）、silver（銀）、ash（灰）色都可能產生歧義性。不過 orange（橙色）是唯一例外。

為了更深入探討鄒語的顏色使用，本研究除了基本顏色詞彙外，亦探討鄒語中一般顏色詞彙的用法。

三、初步發現

鄒語原無文字書寫系統，為了便於資料保存與教學活動，目前是借用羅馬拼音系統做為鄒語的文字書寫系統，因此留傳的文字資料相當有限，在相關文獻中出現的基本顏色詞彙也是少之又少，今將所有文獻資料中出現的基本顏色詞彙加以整理，如表1所示：

表 1 文獻資料中出現的顏色詞彙

編號	文獻名稱	頁數	出現的顏色詞
1	臺灣鄒族語典 (聶甫斯基 1935)	88	<i>abuju</i> [<i>abuyu</i>] : ⁸ 鮮紅色的
		90	<i>ake'i hof'oja</i> [<i>ake'i hof'oya</i>] : 淡黃色
		91	<i>an̄tumu</i> 、 <i>an̄mu</i> [<i>anḡtumu</i> 、 <i>angmu</i>] : 西洋人 ⁹
		97	<i>en̄hova</i> [<i>enghova</i>] : 綠色
		104	<i>f̄t̄icu'za</i> [<i>f̄t̄ecu'za</i>] : 白色
		104	<i>f̄t̄h̄joja</i> [<i>f̄t̄h̄ngoya</i>] : 紅色
		107	<i>hioju</i> [<i>hioyu</i>] : 彩虹、彩色帶子
		108	<i>hof'oja</i> [<i>hof'oya</i>] : 黃色
		118	<i>kwa'ona</i> [<i>kua'onga</i>] : 黑色
		112	<i>jantosa</i> [<i>yantosa</i>] : 髮變白
		113	<i>ɟ̄st̄ no f̄t̄h̄ngoja</i> [<i>ɟ̄st̄ no f̄t̄h̄ngoya</i>] : 男子外套，紅色 (另一邊為黑色)
		122	<i>majajantontosa</i> [<i>mayayangtongtosa</i>] : 白髮的老人們
		134	<i>ntosu</i> [<i>ngtosu</i>] : 白髮
		149	<i>smoefuh̄joja</i> [<i>smoefuh̄ngoya</i>] : 發出紅光 (紅晚霞)
		149	<i>smoehof'oja</i> [<i>smoehof'oya</i>] : 發出黃光 (黃晚霞)
2	鄒語研究 (董同龢 1964)	306	<i>hof'oea</i> [<i>hof'oya</i>] : 黃色 <i>f̄t̄ecu'ia</i> [<i>f̄t̄ecu'ia</i>] : 白色 <i>kua'ona</i> [<i>kua'onga</i>] : 黑色
		378	<i>hof'oea</i> [<i>hof'oya</i>] : 黃色
		384	<i>f̄t̄ecu'za</i> : 白色
		390	<i>en̄hova</i> [<i>enghova</i>] : 藍色
		406	<i>f̄t̄h̄jora</i> [<i>f̄t̄h̄ngoya</i>] : 紅色
		408	<i>kua'ona</i> [<i>kua'onga</i>] : 黑色
3	鄒語方言的差異 (李壬癸 1979)		無 ¹⁰

8 在聶甫斯基的手稿中，經常用用「j」及「ŋ」兩種符號來記錄，以現今教育部公佈的標準羅馬拼音系統，「y」取代「j」、「ng」取代「ŋ」、「c」取代「ts」、「u」取代「w」等。

9 *anḡtumu* 或 *angmu* 為西洋人 (紅毛)，但詢問汪健昌等幾位部落長老後，一致認為這個詞應指涉荷蘭人，因為西洋人最早與鄒族接觸的是荷蘭人，而且 *anḡtumu* 或 *angmu* 一詞來自閩南語「紅毛」取其斜音而來，現泛指西方人士。

10 李壬癸的研究是針對鄒族達邦社、特富野社及久美社方言差異的分析，該研究並未列出鄒語顏色詞，可能是因為在泛語言比較時採取的基本詞彙未收錄顏色詞，亦可能是因鄒族在顏色詞在這三部落的方言中並沒有差異性，都使用相同的語彙。

4	鄒語簡易字典 (達邦國小 1996)	236	<i>fuicti'ia</i> ：白色 [<i>fuecti'ia</i>] <i>kua'onga</i> ：黑色 <i>enghova</i> ：綠色 <i>hof'oya</i> ：黃色 <i>fuhngoya</i> ：紅色
5	原住民族語言語料與語彙彙編— 鄒族語言 (原民會 1999)	12	<i>fuhngoya</i> ：紅色 [<i>fuhngoya</i>]
		19	<i>enghova</i> ：綠色
		20	<i>fuicti'za</i> ：白色 [<i>fuecti'za</i>]
		86	<i>kua'onga</i> ：黑色
		87	<i>kua'onga</i> ：黑色
		235	<i>hof'oea</i> ：黃色 [<i>hof'oya</i>]
6	鄒語初級教材 (鄒語工作室 1998)		無 ¹¹
7	鄒語參考語法 (齊莉莎 2000)		無

如果按照曾經出現的顏色詞重新整理，總計共有十五個關於顏色的詞彙，曾經在上述七份在文獻中出現過。

表 2 文獻研究中出現的顏色詞彙

鄒語顏色詞 (字母順序)	中 譯	備 註
1. <i>abuyu</i>	純紅、鮮紅色的 ¹²	
2. <i>ake'i hof'oya</i>	淡黃色	
3. <i>angumu</i> 、 <i>angmu</i>	西洋人 [紅毛]	
4. <i>enghova</i>	綠色	

11 研究者專訪幾位鄒語工作室的成員為何不把鄒語的顏色詞列入教材中，他們表示當初的規劃預計在五年內要出版三冊，原本計畫列入下一冊的內容，但因為某些因素第二、三冊胎死腹中，未能出版。

12 “*abuyu*”意指純紅、鮮紅色的「物品」。在鄒族的傳統社會婦女會用杼麻 (*ngei*) 為原料來織布，杼麻在抽絲之後的麻線是白色的，麻線在織成布前會先將一捆一捆的麻線浸泡在紅色染料中 (將 *taemaytt* 煮過後的紅色原汁)，經過染紅的麻繩團謂之 *abuyu*，而將 *taemaytt* 煮過後的紅色也是鄒族的正紅色。這三部落的方言中並沒有差異性，都使用相同的語彙。

5. <i>fʰh'ngoya</i>	紅色	
6. <i>fʰectʰ'ia</i> [<i>fʰectʰ'za</i>]	白色	
7. <i>hioyu</i>	虹、彩色帶子	
8. <i>hof'oya</i>	黃色	
9. <i>mayayangtongtosa</i>	白髮的老人們	
10. <i>ngtosa</i>	白髮	
11. <i>smoefʰhngoya</i>	發出紅光 [紅晚霞]	
12. <i>smoehof'oya</i>	發出黃光 [黃晚霞]	
13. <i>ua'onga</i>	黑色	
14. <i>yangtosa</i>	髮變白	
15. <i>yʰstʰ no fʰhngoya</i>	男子外套，紅色 [另一邊為黑色]	

從表2中可歸納出鄒族顏色詞有 *kua'onga* (黑)、*fʰectʰ'ia* [*fʰectʰ'za*] (白)、*fʰh'ngoya* (紅)、*hof'oya* (黃)、*enghova* (綠或藍)、*abuyu* (鮮紅色的)、*ake'i hof'oya* (淡黃色)、*angumu* 或 *angmu* (西洋人或紅毛人)、*hioyu* (彩虹或彩色帶子)、*yantosa* (髮變白)、*yʰstʰ no fʰhngoya* (男子外套，紅色，另一邊為黑色)、*mayayangtongtosa* (白髮的老人們)、*gtosa* (白髮)、*smoefʰhngoya* (發出紅光[紅晚霞])、*smoehof'oya* (發出黃光[黃晚霞])等十五個。從上述七本代表各語言世代及近代鄒語相關研究文獻中，若以顏色詞出現的機率而言，其中以 *kua'onga* (黑色) 一詞出現最多，而 *enghova* (綠色[或藍色]) 一詞出現最少。

從文獻內容對顏色指涉的明確度而言，*kua'onga* (黑)、*fʰectʰ'ia* [*fʰectʰ'za*] (白)、*fʰhngoya* (紅)、*hof'oya* (黃)、*enghova* (綠或藍) 這五個顏色詞有非常明確的指涉性，其他的十個詞，均無法符合柏林和凱前述基本顏色詞彙的五個判準，是衍生出來的顏色詞，不能被視為基本詞彙。因此，初步分析，鄒語中的基本顏色詞為黑、白、紅、黃、藍五個顏色，以【圖2】的顏色普遍發展階段比較，已發展至第四階段，尚未將藍色自藍色中區分出來。

黑、白、紅、黃四色，在鄒語文獻中使用相當清楚，沒有歧義。以黃色為例，在《鄒語研究》的第378頁〈與漢人交易〉文中寫道：

siho micu feohɬ no 'veova tec'u hof'oea,
[譯：每到八月的時候，(農場)就會變成一片黃色]

在文中“*hof'oea*”意指“*pai*”(稻米)成熟時的顏色－黃色，沒有歧義。但對於鄒語的*enghova*(綠或藍)這個顏色詞則在綠或藍之間游移，如在《鄒語簡易字典》中“*enghova*”是意指「綠色」，但在《鄒語研究》的第390頁〈登上玉山〉中則有如下的一段話：

...,asonɬ tɪptɪ tonoi , mioeno enghova *,tonoi na mamaha'vana,...*
[譯：那邊呈現出一片藍色，可能是大海吧，…]

它指涉的顏色應該是大海的「藍」色，而非「綠」色，但是，大部份的受訪者都認為「*enghova*」指涉的是「綠色」。為了進一步區分細部的用法，本研究深度訪談了十八位鄒族具代表人士，這25年橫跨老中青三個語言世代，試圖從他們的經驗中描繪出鄒族對基本顏色詞的看法，其中有年紀在六十歲以上的鄒族長老，這些受訪者以鄒語為主要語言。茲將訪談資料中有關於顏色詞的部份加以歸納整理，如【附錄二】：

從附錄二的訪談資料中整理出鄒語中有關於顏色描述的詞彙（含外來語）共有十七個，茲依字母順序表列，詳如表3：

表 3 訪談研究中受訪者使用的顏色詞彙整表

鄒語顏色詞		中 譯	備 註
1.	<i>akai</i>	紅色	外來語 [日語]
2.	<i>aoi</i>	藍色	外來語 [日語]
3.	<i>cingkoya</i>	金、銀色、光亮	
4.	<i>enghova</i>	綠色	藍、青
5.	<i>epi</i>	瘀青 [閩南語：烏青]	非顏色詞
6.	<i>fɪh'ngoya</i>	紅色	
7.	<i>fɪecɪ'za</i> 、 <i>fɪecɪ'ia</i> ¹³	白色	
8.	<i>hof'oya</i>	黃	含橘色
9.	<i>kiloi</i>	黃色	外來語 [日語]

10.	<i>kinu</i>	華麗、彩色 [日語]	外來語 [日語]
11.	<i>kua'onga</i>	黑色	紫、灰
12.	<i>kuloi</i>	黑色	外來語 [日語]
13.	<i>mitoli</i>	綠色	外來語 [日語]
14.	<i>mulasaki</i>	紫色	外來語 [日語]
15.	<i>ptv'tt</i>	多種顏色混合	
16.	<i>siloi</i>	白色	外來語 [日語]
17.	<i>tatposa</i>	有規則花紋構成的顏色，如百步蛇的花紋	

本研究將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所蒐集的顏色詞彙一一對照柏林和凱的「基本顏色詞彙」定義，可歸納整理出鄒語基本顏色詞彙 (表 4)：

表 4 鄒語顏色詞彙與 Berlin & Kay 基本顏色詞彙定義對照表

鄒語顏色詞 (依字母順序)	中譯	基本顏色詞指標					備 註
		a	b	c	d	e	
1. abuyu	鮮紅色的	√	√	×	√	×	
2. akai	紅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3. ake'i fuh'ngoya	淡紅色	√	×	×	×	√	
4. ake'i hof'oya	淡黃色	√	×	×	×	√	
5. angumu	紅毛，指西洋人	×	√	×	×	×	
6. aoi	藍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7. cingkoya	金、銀色、亮光	√	×	×	×	×	
8. enghova	綠色	√	√	√	√	√	符合
9. fuh'ngoya	紅色	√	√	√	√	√	符合

13 其中一位審查人認為本文中 *fuect'ia* 都應改為 *fuect'za* (白色) 或 *fuect'ia*。筆者語言使用屬於達邦社系統，從小在部落成長經驗中，鄒語的白色一詞一直都念成 *fuect'ia*，而在部落田調的過程中，絕大部份五十歲以下的族人也都是念成 *fuect'ia* 或 *fuect'za*。筆者在論文修訂期間再次詢問部落長老及文史工作者，如汪幸時、鄭政宗、溫初光、羅明書、汪念月 *kinatu*、汪俊松 *icangaya*、鄭茂李等長老後，確定鄒語傳統「白色」用法應拼作 *fuect'ia* 或 *fuect'za*，接受建議作修正。北鄒前有兩個社群系統，分別是達邦社與特富野社，這兩個社群在語言使用上大同小異，但在語調及尾音的部分稍有不同，特富野社在尾音的部份常用“za”，如白色 (*fuect'za*)；而達邦社則常用“ia”，如白色 (*fuect'ia*)。

10. fʰhngoya no kua'onga	紫色[帶黑的紅色]	√	×	×	×	√	
11. fʰtɛctʰa、fʰtɛctʰia	白色	√	√	√	√	√	符合
12. hioyu	彩虹、彩色帶子	√	×	√	√	×	
13. hof'oya	黃色	√	√	√	√	√	符合
14. hof'oya no kua'onga	暗黃[帶黑的黃色]	√	×	×	×	√	
15. kiloi	黃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16. kinu	彩色[外來語：日語]	√	√	√	×	×	
17. kua'onga	黑色	√	√	√	√	√	符合
18. kuloi	黑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19. mayayangtongtosa	白髮的老人們	√	√	×	×	×	
20. mitoli	綠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21. mulasaki	紫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22. ngtoṣa	白髮	√	√	×	×	×	
23. pʰv'tt	多種顏色混合	√	√	√	×	√	
24. siloi	白色[外來語：日語]	√	√	√	√	√	符合
25. some fʰhngoya	發出紅光[紅晚霞]	√	×	√	×	×	
26. some hof'oya	發出黃光[黃晚霞]	√	×	√	×	×	
27. tatposa	花紋	√	√	√	×	×	
28. yantosa	髮變白	√	√	×	×	×	
29. yusu no fʰhngoya	男子外套，紅色，另	×	×	×	√	×	

由表3的29個顏色詞中有十二個顏色詞符合Berlin & Kay「基本顏色詞彙」定義，分別是：

akai (紅色)[借用日語]、*aoi* (藍色)[借用日語]、*enghova* (綠色)、*fʰh'ngoya* (紅色)、*fʰtɛctʰia* (白色)、*hof'oya* (黃色)、*kiloi* (黃色)[借用日語]、*kua'onga* (黑色)、*kuloi* (黑色)[借用日語]、*mitoli* (綠色)[借用日語]、*mulasaki* (紫色)[借用日語]和、*silo* (白色)[借用日語]。

上述的十二個基本顏色詞彙其中有七個顏色詞是借用日語的基本顏色詞彙——*akai* [紅色]、*kuloi* [黑色]、*silo* [白色]、*aoi* [藍色]、*mitoli* [綠色]、*kiloi* [黃色]和*mulasaki* [紫色]，而其中的五個顏色詞 (*akai* [紅色]、*kulo* [黑色]、*silo*

[白色]、*mitoli* [綠色]和*kiloi* [黃色])所指涉意涵與鄒語基本顏色詞重疊，如“*akai*”[借用日語]與“*fʰh'ngoya*”[鄒語]所指涉的都是“紅色”，因此“*akai*”與“*fʰh'ngoya*”只能算是同個概念的基本顏色詞，而只有*aoi* [藍色]和*mulasaki* [紫色]兩個顏色詞是傳統鄒語基本顏色詞彙中所沒有的概念。綜合上述，現代鄒語的對基本顏色的概念有七個——紅、黑、白、綠、黃、藍和紫色，但是，現代鄒語中卻有十二個基本顏色詞彙描述這七個基本顏色的概念，有二個是外來新興的顏色詞彙（藍和紫），如表5：

表 5 符合基本顏色詞定義的鄒語基本顏色詞彙（含外來語）

基本顏色詞概念	鄒語基本顏色詞彙	借用日語詞彙
黑 (black)	<i>kua'onga</i>	<i>kuloi</i>
白 (white)	<i>fʰectu'za</i> 、 <i>fʰectu'ia</i>	<i>silo</i>
紅 (red)	<i>fʰhngoya</i>	<i>akai</i>
黃 (yellow)	<i>hof'oya</i>	<i>kiloi</i>
綠 (green)	<i>enghova</i>	<i>mitoli</i>
藍 (blue)	--	<i>aoi</i>
紫 (purple)	--	<i>mulasaki</i>

然而，據長老們的¹⁴口述，上述借用日語的七個基本顏色詞彙均在日治時期經由國家力量的皇民化教育被全面強迫進入鄒語的語言系統中，¹⁵ 這些顏色詞運用的時期多在日治時期戰後初期，而現在偶而會運用這些外來顏色詞都是在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的高齡長者，現代的年輕人並不普遍使用這些顏色詞，¹⁶ 尤其是未受過日本教育的受訪者中，在鄒語沒有藍和紫色的概念。

所以嚴格來說，鄒語的基本顏色詞雖然曾經在日治時期曾加入日語的元素而增加到七個，但現代的鄒族人絕少使用這些外來的基本顏色詞彙，因

14 如汪建昌、汪念月、鄭政宗等。
15 當然這樣的狀況不只限於顏色詞的領域，連家族姓氏也被日本姓氏所取代，時過境遷，現在部落中已經沒有人採用日本姓氏了。
16 在目前的鄒族部落中偶而會用*kulo* [黑]和*silo* [白]為黑狗和白狗命名，如同中文的「小黑」和「小白」，不再是單純的顏色詞彙。

此，鄒語的基本顏色詞彙仍然是：*kua'onga*（黑）、*fuecti'ia* [*fuectiza*]（白）、*fu'hngoya*（紅）、*hof'oya*（黃）和 *enghova*（綠）等五個。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要求受訪者從標準色譜中依序指出他們心目中的正色時，全體受訪者對 *kua'onga*（黑）、*fuecti'ia* [*fuectiza*]（白）兩色都能明確而快速的在標準色譜上指出標準黑與標準白的色塊；接著是要求他們在標準色譜中指出 *fu'hngoya*（紅）、*hof'oya*（黃）兩種顏色時，部份受訪者開始有遲疑的現象，雖不盡然都指在同一個色碼中，但都還是在黃色及紅色的範疇中。唯獨要求受訪者指出“*enghova*”（綠）時就有非常明顯的分歧，有人指在綠色的顏色域，有人指在藍色的顏色域，有人猶豫在藍綠之間的顏色域，也有人認為綠或藍都可以。

經由訪談資料，進一步印證從文獻分析中所見到的情形，鄒語基本顏色詞彙有五個：*kua'onga*（黑）、*fuecti'ia* [*fuecti'za*]（白）、*fu'hngoya*（紅）、*hof'oya*（黃）和 *enghova*（綠[藍]），已發展到第四階段。就鄒語五個基本顏色詞在各種文獻資料中出現的機率，以及一般語言使用而言，其中以“*kua'onga*”（黑色）一詞出現的次數最多，而“*enghova*”（綠[藍]色）出現的機率最少。在鄒族顏色分類範疇中，藍色和綠色是無法分割的顏色域，這一點很類似在漢語顏色分類中「青色」的概念。「藍、綠」的模糊色稱為「蠶色」（grue），不論藍色、綠色、青色或是蠶色，鄒族都稱為“*enghova*”，但值得玩味的是，如果沒有做特別提示，受訪者大都會優先認為 *enghova* 是「綠色」。

過去百餘年〔鄒族〕被迫接受不同的外來文化，在語言系統中收納了一些新的基本顏色詞彙，如 *akai* [紅色]、*kuloi* [黑色]、*siloi* [白色]、*aoi* [藍色]、*mitoli* [綠色]、*kiloi* [黃色]、*mulasaki* [紫色]，然而，現代部落中偶而會運用這些外來顏色詞的人都是在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的高齡長者，而現代的年輕人已經不再使用這些顏色詞，這些詞彙僅在當時特定的時空環境下被運用。即使有這些外來文化影響，鄒語基本顏色詞彙並未因而增減，一直維持五個基本顏色詞彙。而在語音的部份，鄒族的五個基本顏色詞 *kua'onga*（黑）、*fuecti'ia* [*fuecti'za*]（白）、*fu'hngoya*（紅）、*hof'oya*（黃）和 *enghova*（綠）都是以母音“a”來做為尾音，這個部份在語言學有無一定的規則性，有待步一研究。

四、鄒族的中心色彩 (focal colors)

語言使用喚起對於環境不同面向的重視。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例子。例如：Navaho 具有類似我們的“白”、“紅”、“黃”等顏色，但卻沒有與我們的“黑”、“灰”、“棕”、“藍”及“綠”等顏色。他們有兩個詞彙指涉“黑”，其一指黑暗的黑，另一則指諸如煤等物品的黑。而在他們的語言中，我們的“灰”和“棕”、“藍”和“綠”則用同一詞來表達。就詞彙上考量，他們對光波色調的區分與我們大不相同。(Miller 1968: 113)

即使不同民族使用相同的顏色詞彙，也不代表在他們心靈程序中，會有一致的顏色認知。

中國古代對顏色的分類及發展順序，依胡樸安 (1969: 69-83) 的研究，發展次序為 1) 白、2) 赤 (丹、朱)、3) 黃、4) 黑、5) 青。雖然與柏林和凱所論的發展階段理論有些出入，但五個基本色的說法則相當符合此一理論。胡樸安 (1969: 70) 指出：「今人謂紅、黃、藍、白、黑為五色；實則紅為赤色帶白者，是間色，非正色。古時謂白、赤、黃、黑、青為五色。」這意味古漢語中關於基本顏色的中心色彩與西方有所不同，赤與紅不同，黃為土黃，亦非現代意義的黃。近百年來，受到西方價值的影響，許多非西方文化對顏色的認知及焦點，也隨之而有所調整，西方世界所認定的正色 (正紅、正白、正黃、正藍……) 也成了非西方社會評量其原有的中心色彩 (focal colors) 是否符合「標準」的依據。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色彩的研究文獻相當缺乏，徐國士 (1996: 46) 認為阿美族對顏色認知有紅、黃、青、黑等，而太巴塢社傳統的紅、黃、青、黑色系，在漢族的色彩觀念中普遍偏向橙色、黃色、咖啡色、黑色和綠色系為主，缺乏藍、紅、紫色系。那麼，鄒族五個基本顏色與西方標準黑、白、紅、黃、綠色，有沒有什麼差異？黑、白兩色爭議較小，紅、黃、綠三色的中心色彩，則需更進一步研究。

以紅色為例，向不同年齡層的鄒族人士詢問「你心目中的 *fuh'ngoya* (紅色) 是什麼呢？」，得到不同答覆：

- 1) 真正的紅色應該是色彩三原色中的紅色吧。[色碼為 # FF0000] [20 餘歲鄒族教師，男女各一人，2008/10]
- 2) 我認為真正的紅色就是血的顏色，因為鄒族是狩獵的民族，以前鄒族的勇士也一定是勇敢的獵人，最常見到的紅色應當是獵物的血，所以我認為血才是真正的紅色，… [50 歲特富野鄒族浦姓獵人，2009/1]
- 3) 我認為真正的 *fuh'ngoya* (紅色) 就是 *taemoytt* [按：薯榔]¹⁷ 的顏色，以前鄒族勇士的紅衣服及網袋都會用 *taemoytt* (薯榔) 染色，這種紅並不是現在部落中傳統服飾的那種紅色，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在日本人來之前我們都用 *taemoytt* (薯榔) 把麻布染成紅色，不論是 *keupu* (網袋) 或是 *yttst no hahocngtt* (男子紅上衣) 都可以染成紅色。如果要做衣服的話，要先把織成衣服的麻繩團染成紅色，這些紅色的麻繩團就稱為 “*abuyu*” [按：鮮紅色的或純紅的]，但是如果是 *keupu* (網袋) 時，則要先把網袋織好後再用 *taemoytt* (薯榔) 染煮成紅色。

[85 歲樂野部落鄒族長老，2009 /1]

上引 85 歲樂野部落鄒族長老對於「你認為真正的 *hof'oya* (黃色) 是像什麼呢？」的答案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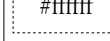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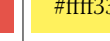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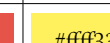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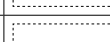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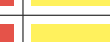
17 薯榔：學名：Dioscorea matsudai Hayata；別名：諸榔、薯嵐、赭魁、儲糧、餘糧。

薯榔為多年生宿根性纏繞藤本植物，全株光滑無毛，莖桿圓柱形，其質甚堅韌。塊莖肥大，長者數節，多鬚根，表面粗糙且常有疣狀突起，其肉質呈棕紅或紫紅。多年生塊莖基部長裸出地面，量多者可挖出二、三十斤以上，為優良的紅褐色染料。(資料來源：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aiwan .Content Development Division)

我認為真正的 *hof'oya* (黃色) 是 *tana hof'oya* [按：薑黃]¹⁸ 的顏色。以前鄒族會把麻線用 *tana hof'oya* (薑黃) 染煮成黃色再織成布，這種黃色已經很少看到了，它和現在所使用的黃色並不一樣。

從以上的鄒族老、中、青三個世代族人的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鄒族傳統與現代在紅色所產生的位移現象，老一輩的族人所認知的正紅是“*abuyu*” [按：鮮紅色的或純紅的]，也就是用 *taemoyt* (薯榔) 紅所染成的麻繩團；而年輕一代的鄒族人從小進入國家教育體系後就學習西方標準的色彩三原色的紅黃藍，壓根沒有看過傳統鄒族社會用 *taemoyt* (薯榔) 將麻繩團染成 *abuyu* 的過程，在這樣的氛圍下，處於不同世代生活經驗的鄒族人對紅色的概念當然會產生位移的現象，紅色如此，那其他的顏色就理論上也應有類似的情形。為了進一步五個基本顏色詞在鄒族人的「中心色彩」及其在傳統與現代間的變化，本研究也試圖瞭解不同語言世代的鄒族人在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及不同成長的場域中，基本顏色詞的實際情況，整理如表6：

表 6 鄒族五個基本顏色詞的中心色彩 (focal colors) 之資料分析

編號	中心色彩 (256 色色碼表)					備 註
	黑	白	紅	黃	綠	
70 歲以上						
A						紅： <i>taenoyu</i> 的顏色 黃： 黃肉李成熟的顏色 綠： 如同剛發芽的葉子
B						
C						黃色包含水果成熟的顏色
D						黃色包含水果成熟的顏色

18 薑黃 (Turmeric, 學名 *Curcuma longa*)，為薑科 (Ginger family, Zingiberaceae)，薑黃屬 (Genus *Curcuma*) 的植物，根與葉都似鬱金，但鬱金乃為薑黃之變種原產於印度、東南亞、中國的四川、廣東、雲南一帶，以及台灣，主要是使用其根莖部份。在南亞洲地帶，薑 是知名的、用做染料用的植物。它可作紡織物的染料，比如常用來印染印度女士喜歡穿著的服飾，沙麗 (Sari)。只是這種染料並非極好的耐光染料 (Lightfast pigment)，日晒容易使它褪色。

E	#000000	#ffffff	#ff0033	#EEEE00	#007799	
F	#000000	#ffffff	#ff3333	#ffff33	#00ff00	
G	#000000	#ffffff	#ff0033	#EEEE00	#007799	
H	#000000	#ffffff	#ff0033	#EEEE00	#00ff00	黃色 [含橘色] 黑色 [含灰色]
I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00	#00DD00	綠：含藍色
J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00	#0000ff	黑色含紫色，如紫米用鄒語表達為“黑米” 黃色含橘色、水果成熟的顏色
50~70 歲						
K	#000000	#ffffff	#ff0000	#EEEE00	#00AA00	綠：含藍色
L	#000000	#ffffff	#ff0000	#EEEE00	#00AA00	綠 [同色系都歸類為綠色，包含藍色] 紅 [同色系都歸類為紅色] 黃 [同色系都歸類為黃色] 黑 [同色系都歸類為黑色]
M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00	#007799	綠：含藍色
N	#000000	#ffffff	#ff0000	#EEEE00	#00AA00	
O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00	#00ff00	
50 歲以下						
P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00	#009900	
Q	#000000	#ffffff	#ff0000	#ffff33	#006600	
R	#000000	#ffffff	#990000	#ffff00	#009900	紅色是血的顏色

表6的受訪者有十八位，約略區分為三個語言世代，亦即七十歲以上、五十~七十歲及五十歲以下三個區塊，本研究初步發現在不同的世代中對中心色彩的認知的確有所不同，年長的世代較具「原」色，而越年輕的世代其對顏色

的認知標準則有傾向西方「國際標準」的現象。關於鄒語顏色的中心色彩認知，以可歸納出下列幾點特性：

- (一) 在鄒族的五個基本顏色詞中，每位受訪者對於 *kua'onga* (黑) 和 *fuecti'ia* [*fuecti'za*] (白) 在標準色譜中的落點完全一致，黑色均為「#0000000」；白色均為「#FFFFFF」，而這兩個色碼則分別代表色彩學上所指稱的「正黑」以及「正白」。每位受訪者均能快速而明確的指出心目中的「正黑」以及「正白」，沒有猶豫不決的情形。鄒語關於黑白兩色在中心色彩的認知與中西方在中心色彩上的認知並無不同。
- (二) 在 *fu'h'ngoya* (紅)、*hof'oya* (黃) 和 *enghova* (綠[藍]) 三個基本顏色詞，不同受訪者看法不一。「#FF0000」、「#CC0000」、「#880000」都有人認為是正紅，但無論如何，受訪者心目中的「正紅」所指涉的色碼雖然不同，但都還在「紅色」的顏色域內 (#FFB7DD~#C63300)，這個現象在「黃色」部份亦同。
依據訪談資訊以及實際取得 *taemoyu* (薯榔) 實體比對標準 256 色色譜的結果，發現 *taemoyu* (薯榔) 所呈現的紅色在標準 256 色色碼中約略為是「#ff3333」，雖與正紅色 [色碼為 #ff0000] 有所不同，但仍在紅色的顏色域中。
- (三) 在鄒語的五個基本顏色詞中以 “*enghova*” (綠) 一詞爭議最多，在鄒語的顏色分類範疇中，藍色和綠色是無法分割的區塊，不論是藍色 (blue) 或綠色 (green) 範疇，鄒族都統稱為 “*enghova*”，這一點很類似傳統中國在顏色分類範疇中對「青色」的概念，鄒族傳統顏色觀可說是「不分藍綠」。
- (四) 鄒族中心色彩的概念在不同世代間有明顯位移的現象。以 *fu'h'ngoya* (紅)、*hof'oya* (黃) 色為例，從聶輔斯基所《臺灣鄒族語典》中的用法，以及實際訪問六、七十歲以上的長者，發現鄒族傳統的正紅是用 *taimoyu* (薯榔) 染成的紅色 (標準色碼約略為 #ff3333)；而五十歲以下的受訪者則認為的正紅色為色彩三原色中的紅色 (標準色碼約略為 #ff0000)，這項結論在黃色部份亦然。中心色彩產生位移的現象，應該是與顏色在生活運用中的改變所致。

五、鄒族口傳文學及生活世界中的顏色詞

李維史陀認為，任何再好的譯筆，都無法將詩的意境充分翻譯；相反地，任何再差的翻譯，也都還能保留神話的基本結構，存留神話的意義。口說傳統中，意義的傳遞不是以固定化的「文本」為基礎，而是存在神話、傳說的事結構之中。在鄒族口傳文學中，偶有涉及顏色用語，也是本研究要考察的對象。

整體而言，在鄒族口傳文學中所運用的顏色詞僅有黑 (*kua'onga*)、白 (*f̣ṭeɕṭi'ia*、*f̣ṭeɕṭi'za*)、紅 (*f̣ṭhngoya*) 三種基本顏色詞，至於黃 (*hof'oya*) 和綠[藍] (*enghova*) 這兩種已經廣泛使用基本顏色詞則鮮少出現在口傳文學之中。

鄒族人對紅色情有獨鍾，穿上紅色戰袍的鄒族勇士，可以鬼哭神號。而傳統社會中鄒族勇士會將獵物的鮮血塗抹在皮披風上，以強化力量；將武器或皮衣塗成紅色，如同讓器具穿上一層裝甲，強化其威力，達到戰無不克的境地。鄒族與布農族是毗鄰而居的民族，長久以來因爭奪領域而經常發生征戰，在鄒族的傳統觀念中，鄒族的代表色是紅色，布農族則是黑色，用顏色可以很容易的區分出敵我關係：紅[鄒] / 黑[布農]，也是顏色運用在生活世界中的極致表現。在紅 / 黑的範疇中，紅色代表鄒族、生命、希望和轉機；而黑色則是代表威脅、死亡、毀滅和危機。

以下，就口傳文學中基本顏色詞彙相關用法加以整理，分析它們在鄒族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以補充前文討論。

【黑色 *kua'onga*】

在鄒族傳統觀念中認為黑色代表女子的“*nsou*”[靈氣、元神]。¹⁹ 黑色在鄒族傳統觀念中除了具有不祥、死亡的概念外，也同時具有神聖、嚴肅的意涵。以鄒族勇士的傳統服飾為例，傳統鄒族勇士的服裝都是紅黑兩面，參加祭

19 達邦社莊新生口述。

典或重要節日時會把紅色的那一面穿在外面，但如果要參加一般的喪禮時，則會把衣服反穿，將黑色一面呈現出來，這是因為鄒族傳統宇宙觀為光明 / 黑暗 (*yata tiskova* / *yata voectivcti*) 兩個世界的對分，²⁰ 光明所代表的是陽光所普照的世界，亦即人類所處之陽世間；而黑暗則代表相對於人類的世界，為陰間，是族人往生後的歸處。因此在傳統鄒族社會中，黑色是死亡、邪惡、哀傷的象徵，所以有族人往生時 (*ya payo'a ci nsou*) 時要著黑衣以示哀悼。同時，穿黑色的衣服 (*sikua'onga*) 也有不光彩之意，在鄒族傳統社會中，如果外出不吉利，例如在征戰時不幸敗戰，或遭遇到不祥的事情時，返回部落時要將外衣翻穿，露出黑色的一面。

黑色除了表示不祥的象徵，其具體的形象在山林中的猛獸就是黑熊，在鄒族的傳統觀念中認為黑熊並非祥獸，是禁忌之獸，²¹ 所以傳統鄒族社會中是不輕易獵取熊，就算因為特殊目的獵取到熊，族人也不會把牠帶回部落中，只能在部落週邊的 *httftt* [涼亭] 中處理完，絕對不能把熊肉帶進部落中，²² 更不可能將熊骨置入氏族祭屋中的哭骨架上。

在神聖及嚴肅的層面，獵人將獵取到的山豬下頷骨置於氏族祭屋中之獸骨架，並用煙將原本白色的獸骨燻成黑色，以增加其神聖性 (浦忠成 2007)。達邦社及特富野社的 *mayasvi* 祭儀中，一定要用黑色的山豬做為敬獻戰神的牲禮，以代表鄒族人對戰神最神聖及嚴肅的態度，而 *kuba* 內部也會用煙將之燻成黑色，以增加其神聖性。

在鄒族非常重要 *homeyaya* (小米收成祭) 中，各家族掌門人也一定會趁清晨天未明之前到植小米的農地進行各項儀式，以保時其神聖性及嚴肅性；再以

20 特富野社汪念月 *kinatu* (傳統領袖) 口述。

21 特富野社浦忠成口述。

22 在研究者的記憶中，30年前來吉部落曾經有一個不諳傳統習俗的獵人 (武氏)，將獵取到的黑熊帶入部落中，並將其肉論斤論兩的賣，除了遭到長老的撻伐外，部落也沒有人敢買，最後是由漢人買走，將熊骨熬煮成「熊膠」，這是作者唯一知道獵取黑熊的事實。

如部落內要辦理各項重大活動前的 *topeohu*（祈福）儀式為例，也一定會在清晨四、五點天未明之前進行。²³

與 *kua'onga*（黑色）有關的語詞有 *smuekua'onga* 冷到嘴唇變成紫色（輕微）、*smokua'onga* 冷到身體成紫色，都表示身體的狀況，唯這兩個語詞雖然用到 *kua'onga*（黑色），但它所指涉的不是身體發黑，而是發紫，如同中文中的“臉色鐵青”一般，是比喻性的說法。由此可見，鄒語在形容「紫色」時會用黑色的概念來表達，要說紫色這個顏色詞時會說成 “*ake'i kua'onga no fuhngoya*”[帶一點黑色的紅色]。²⁴

【白色 *fuecu'ia*、*fuecu'za*】

在鄒族社會中，白色運用在生活的語詞，遠比中文及英文要少很多。常用 *fuecu'ia*（白色）來表示的語詞如 *fufuecu'ia*²⁵ [代表漂亮、純潔、神聖之意]；同時 *fufuecu'ia* 亦有“翻白眼”及“臉色蒼白”之意，但 *fufuecu'ia* 指涉翻白眼時，也有不同的意含，如情緒上表達的氣忿、討厭等，也可以形容人昏厥時的情況，於是，“*fufuecu'ia*”這個單純的顏色詞在鄒族的生活世界中不再是指涉物理的性狀，經過轉變後鄒族社會給它一個新的社會意涵，它可以是形容漂亮的女子，可以是形容臉色慘白的樣子。要看當時說話之情景，才能判斷使用者真正的意含。

白 / 黑的對揚，也可以用來指涉 *tiskova*[明] / *kuaonga*[暗]。

【紅色 *fuhngoya*】

在鄒族傳統觀念中認為紅色代表男子的 “*nsou*”[靈氣、元神]。由於傳統鄒族是父系社會，因此紅色在族群性格意涵上，可說是族群的代表色。對鄒族

23 達邦國小莫拉克災後校舍重建動土典禮於2010年8月6日舉行，在進行籌備會的當時，達邦社汪俊松酋長及長老們堅持除了一般的動土儀式外，在當日清晨四點鐘就要以鄒族的傳統方式辦理動土的 *topeohu* 儀式，因為在清晨天未明的黑夜中，最能讓儀式保持的神聖及嚴肅性，與神靈間的溝通也最不會受到干擾。

24 《論語·陽貨》中孔子說「惡紫之奪朱也」，也是視紫色為不紅不黑的雜色。

25 鄒語通常重覆第一個音節來表示「很多」、「非常」或「複數」之意，如 *fuecu'ia* 一詞單純指白色，而 *fufuecu'ia* 則重覆 “*fu*” 音節，就不再單指白色，而變成形容詞。

而言，紅色除了代表喜慶外，還具有炫耀、生命、尊嚴、族群性格、征戰的意涵，如 *sifʰhngoya* [穿紅衣] 意指喜慶。據族人所述，紅色是戰神最喜歡的顏色，也是最潔淨的顏色，所以在祭典時要穿紅衣，含有潔身的意涵。

在訪談的過程中提及為何鄒族會把紅色大量使用在服裝上，受訪者大多表示，鄒族早期是用苧麻來編織衣服，再用周遭容易取得的植物性紅色染料 (*taemoyt*) 將衣服染成紅色，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征戰或打獵時逐漸被血染成紅色所致。

紅色也有與喜慶完全相反的意涵，在傳統社會中與異族征戰時要 *sifʰhngoya* [穿紅衣]，以便戰神能護祐著勇士們。在鄒族的傳統中，紅色是鬼靈最懼怕的顏色，所以紅色具有避邪的功能，許多傳統器物會被染成紅色，如把 *f'kuo*²⁶ (山芙蓉) 的皮染成紅色後佩帶在勇士身上，是鄒族傳統的護身符；*yoifo* [巫師] 在禳祓時遇到較嚴竣的情況，經常使用以 *t'ocngoyu* 染紅的 *f'kuo* 當作神靈溝通的媒介；而將武器如箭、矛、盾等染成紅色後，就形同讓武器著上裝甲，使用起來更具有莊嚴感，可以達到戰無不勝及避邪的效果。

也有人認為在爭奪獵場與其他部族發生征戰時，雙方都會有人員因受傷而大量流血，此時鄒族勇士身著紅衣，征戰時就算受傷流血，因為與衣服的顏色一樣，比較不會恐懼；而一群身著紅衣的鄒族勇士聚在一起，可以造成懾人的氣勢，讓敵人心生恐懼，這一點類似反向操作的意涵。

【黃色 *hof'oya*】

對鄒族而言，黃色代表著成熟、豐收、收成、季節變化，而「黃」有「成熟」的意義，是用客觀物品的具體顏色 象徵抽象意義的文化含意。傳統鄒族種植的兩種主食 (小米與旱稻) 在成熟後大都會呈現黃色，許多農作物外表變成黃色後就表示成熟、要準備收成了，如 *micu hof'oya si cntmtt* (香蕉已經變黃 [成熟] 了)，*tec'u mon'i hof'oya' e pai* (稻子將要變黃 [成熟] 了)。整體而言，鄒族比較少用 *hof'oya* 來表達生活世界中的事物。

26 因 *f'kuo* 具有 *peisiya* (禁忌) 之屬性，因此要把 *f'kuo* 染紅時不可使用 *taemoyt* (薯榔) 染紅，而必須用 *t'ocngoyu* 來染煮，而在染煮時必須加入代表鳥禽類靈氣的 "*laksu*" (山杜鵑)、代表獸類靈氣的 "*tubuhu*" 以及代表戰神的 "*fiteu*" (金花石櫛蘭) 後，才能用於各種祭儀或巫師的禳祓。

【綠色 *enghova*】

對鄒族而言“*enghova*”[綠(藍)色]有著孕育新生命的意涵，²⁷ 汪念月 *kinatu* 更認為綠色也有平靜、和平的意思。綠色是大自然呈現出最多的顏色，綠色也是山區森林裡植物葉子剛長出時所呈現的狀態，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意涵。同時“*enghova*”[綠色]也意指未成熟之意，例如：*monn'a enghova si btingnvht* (那些李子還是綠色的[未成熟的])。有時部落經常聽到用“*enghova*”來表示「瘀青」，經詢問老一輩的族人，他們表示這並不是鄒族傳統的語法，而正確的說法應當是“*epi*”。整體而言，正如 *hof'oya* 一般，鄒族比較少用“*enghova*”來表達生活世界中的事物。

以上是就鄒族口傳文學中，五個基本色的內在意涵加以整理。當然，所有的穿著不會只有單色，往往是不同顏色的整體搭配，其中的組合方式，就構成了民族特有的色彩構圖。

在台灣原住民中只有鄒族有鞣皮的技術，可以把堅韌的獸皮鞣成柔軟貼身的皮衣，因此傳統上，鄒族男子的皮帽 (*ceopngu no hici*) 是以整隻山羌 (*ta'ct*) 皮鞣製而成，在皮帽的頂端綴著藍腹鵲 (*ftuftu*)、帝雉 (*toevost*)、鷹 (*iski*) 類等珍貴禽類的羽毛；而 *paiftongt* (頭帶) 則是以山豬 (*fuzu*) 或台灣黑熊 (*cmoi*) 的皮毛為主，其上鑲綴白色的貝殼 (*kacaci*)。因此在顏色的呈現上以皮的原色(土色)、羽毛的黑色及白色、山豬或熊毛的黑色(極少使用)、貝殼的白色為主。在上衣部份則是以外紅內黑的兩層式上衣為主，再配上山羊皮製的皮披風，以及水鹿鞣製的皮褲，在顏色的呈現以皮色、紅色及黑色為主，有些男士會在皮披風上用紅色的染料繪出一些圖案。在配飾部份，勇士為了彰顯功蹟會將獵獲的山豬獠牙製成臂環套在手臂上，同時也會將征戰的戰利品——頭髮——綁在山豬牙環上；有些男士會配帶貝殼製的耳環，或是將鮮花插在頭上裝飾。

整體而言，鄒族男子的傳統服飾是相當的亮麗，如加上配飾之後，鄒族的五個基本顏色(紅、黑、黃、白、綠)都已經使用上了，但鄒族男子傳統服

27 如汪念月 *kinatu*、鄭政宗長老等做如此主張。

飾仍然是以紅色及黑色為主。因此，鄒族男子的傳統服飾顏色使用依循【男／紅、黑】的範疇。

相較鄒族男子傳統服飾顏色的鮮艷、豐富，傳統鄒族婦女只用一條長長的黑布纏繞在頭頂上，與現今五彩亮麗的頭飾有天壤之別，而婦女裙子的構件也很簡單，由一片（或兩片）邊緣縫上白布條的黑布構成。我們無法從傳留下來的黑白照片判斷婦女衣服的顏色，但其形式則與現今的傳統服飾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時女子傳統服飾的外套是以 *enghova* [綠（藍）色] 色為主，但她們口中的“*enghova*”其實不是綠色，而是藍色或青色；胸兜則以紅色及白色為主，上面鑲著些許不同顏色的布條，至於早期這些有顏色的布條是如何取得，則是眾說紛紜，沒有一致的說法。整體而言，鄒族女子的傳統服飾所使用的顏色非常簡單，由上衣的藍色（*enghova*）、裙子的黑色及飾品中少量的紅、白色及黃色，傳統服飾顏色的使用相當精簡，而鄒族傳統女子服飾依循【女／綠（藍）、黑】的範疇。

日據時代，日本人帶來的布料又輕又好用，於是部落中的婦女漸漸不再從事織布及染布的工作，轉而運用現成的布料，只能在所提供的顏色中選擇，不再依循傳統顏色系統。日本文化改變鄒族顏色使用至深。

相較於男子傳統服飾，現代鄒族女子傳統服飾的變化幅度遠大於男性服飾，例如原本纏繞在頭上的一條長黑布，變成了五彩亮麗的華麗帽子，掛上許多不同顏色的毛線球，前面還掛著許多吊飾，而只鑲白邊的黑布裙則被縫上七彩的顏色，甚至還加入金屬亮片，閃閃發光。而這純粹是為了迎合觀光客所創造出來的傳統服飾顏色系統，可能也是受到阿美族美麗頭飾的影響。

經過近百年的演變，讓現代鄒族女子傳統服飾運用的顏色變得非常多元，其顏色的變化程度遠大於男子服飾，然而，雖然創新的鄒族女子傳統服飾樣式與顏色眾多，但僅止於創新階段，依在部落的長期觀察，這些創新的鄒族服飾尚未形成主流，除了在伸展台上為特定目的而穿著外，真實生活中並不實用，鄒族女子的服飾顏色還是在【女／綠（藍）、黑】的範疇中。

鄒族文化中，與【男／女】相對應的顏色分類範疇不是【黑／白】，而是【黑／紅】，這種分類範疇具體顯現在傳統鄒族的生活世界中。

據特富野社汪念月 *kinatu* 的陳述，數百年前鄒族尚未使用苧麻皮來織布前，身上所穿的衣服是直接取用帶毛的獸皮（如熊、山羌、山羊等）鞣製而成的，當然衣服的顏色就是動物皮毛的原色，沒有顏色的選擇可言，在發明了以苧麻皮素材的為織布技術後才開始用 *taemoytt* [薯榔] 將男子的服飾及器物染為紅色，至於使用黑布及藍布，則可能要到與荷蘭人 (*angttmu*) 或漢人接觸後，現成的布料取得容易，於是漸漸發展出皮草外之的男子服飾，亦即現今所常見的以外紅內黑兩層式上衣。男子傳統服飾除了皮草原色外，在顏色的表現以紅、及黑兩色為主，有些男士會在皮披風上用紅色的染料繪製圖騰，當然還使用其他色彩的飾品來點綴，但紅黑兩色仍然是男子傳統服飾的主要顏色。

現今各種顏色的布料取得更加容易，今日的鄒族部落中已經沒有人會遵從古法來染製傳統服飾，傳統的正紅 (*taemoytt* 紅) 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標準紅，當然現代鄒族人傳統服飾中加入許多創新的顏色，豐富了的色彩運用，但即便如此，研究者發現族人在創作現代男子傳統服飾時，似乎沒有人想改變傳統的主要色調，所以不論傳統與現代，鄒族男子的服飾的顏色使用仍然在【男 / 紅、黑】的範疇中。鄒族傳統女子服飾是在【女 / 綠[藍]、黑】的範疇中。

現任特富野社汪念月 *kinatu* 所持有的 *tafange* (*kinatu* 專屬的頭冠頂戴) 是 *peyngsi* 家族歷代相傳的寶物，也只有 *kinatu* 或 *icangya*²⁸ 才能穿戴這頂頭冠頂戴，也因為它是專屬於 *peyngsi* 家族，目前保存得非常好，研究者也只有在特富野社舉行 *mayasvi* 時才親眼目睹這個稀世珍寶。為此，研究者曾專訪汪念月 *kinatu*，據他的陳述 (2008)，這頂 *tafange*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²⁹ 從他接受這個頂戴後就一直保持其原樣，從來沒有修改過，因此，它比鳥居龍藏在 1900 年所拍攝的鄒族圖象更久遠，目前還有栩栩如生的色彩，可以說是鄒族傳統服飾的活化石。

28 據汪念月 *kinatu* 口述，以前鄒族各社群的領袖都有 *tafange*，在現今鄒族四個社群中，僅特富野社及魯富都社還保存著，而達邦社的 *tafange* 已由日人收藏於東京大學；然而據浦忠成教授表示 (2009)，目前特富野社的 *tafange* 應為荷蘭人所贈送，距今應有三百年多年的歷史。

29 除了現有特富野社的 *tafange* (*kinatu* 的頭冠頂戴) 外，達邦社的 *tafange* 曾出現在鳥居龍藏 1900 年拍攝的照片中。

這頂 *tafange* 主要構造是以黃籐編織而成，其上有染紅的馬鬃，是以紅色為主，上面鑲著各種配飾，有白色的貝殼、黃色的邊飾、綠色的飾品；然而，頂戴所呈現的紅色與 *kinatu* 身上的紅衣雖同屬紅色系，但可以發現是不同焦點的「紅」色。據汪念月 *kinatu* 的說法，頂戴上的紅色是用 *taemoyɬ* 染煮而成，也就是傳統鄒族所謂的正紅。除了 *tafange* 外，*kinatu* 身上其他的服飾則是近幾年請部落的工藝師做的，材料也都是市面上現成的紅布，是標準紅色。將這兩種正紅對比後就可以明顯發現鄒族在使用紅色的演變脈絡【傳統 / *taemoyɬ* 紅】→【現代 / 標準紅】。基本上鄒族男性服飾祛除皮革的原色後仍然在【男 / 紅、黑】的範疇中。

在現在的社會中，鄒族的男子的服飾除了材質有所改變外，在整個服飾的基本結構是沒有重大的改變，由於狩獵已不再是鄒族男性的主要工作，婦女們也不再從事織布的工作，轉而購置市面上現成的皮毛、各種顏色的布料及邊條來製作傳統服飾，所以顏色在服飾上的使用上就變得非常豐富，紅布不再傳統 *taemoyɬ* 紅，而是標準紅色，年輕人久而久之也就不識傳統 *taemoyɬ* 紅了，這當然也會改變傳統鄒族對顏色的認知與運用。

這是就一般穿著而言，然而，一般社會中，婚喪喜慶等特殊場合，在穿著上會有所不同，以標識情境的特殊性。

聶甫斯基（1935/1993）的文獻資料中指出，鄒族傳統婚禮以父母之命為主，而在顏色的使用上則用到黑布及白布，下文將從研究者過去的接觸及訪談資料中拼出鄒族近代傳統婚禮對顏色運用的圖像。

傳統鄒族社會的婚禮過程中，除了得到雙方家族同意聯姻後新郎家族會帶兩塊象徵同意聯姻的白色和黑色麻布外，其他則沒有特別提到會使用到哪些特定的顏色，在服飾部份，則仍以平常居家服飾為主，沒有特別的婚禮服飾，顏色使用上也沒有特別的裝飾，這與現代部落中的婚禮有很大的不同。

當西方基督宗教³⁰ 進入鄒族部落時，它不但改變鄒族的宗教信仰，改變了傳統服飾，³¹ 更改變了傳統的結婚模式，婚喪喜慶等特殊場合往往改採西洋（尤其是基督宗教）的模式進行。在這樣的氛圍下，西方人對顏色的概念也藉由基督教會移植到鄒族部落中。西方人認為白色高雅純潔，漢文化則認為紅色喜氣熱鬧，兩者成為結婚時新娘的主色調，婚禮會場的佈置也大量用代表喜氣的大紅色及大量的鮮花，而傳統鄒族部落婚禮過程中會用到的白色和黑色也在以教會儀式為主的婚禮形式中消失。近年來，現代婚禮新郎著西裝，新娘身著大紅色禮服的情況相當普遍，但許多賓客身穿傳統服飾或是改良的紅色背心出席，這樣的情形在過去三十年間較少見得，顯示族人已經漸漸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並回復到對傳統顏色的使用。

鄒族婚禮中顏色運用的脈絡是由【傳統／黑、白】轉變至【近代／白、紅】，再到【現代／復古】，繞了一圈，仍然回到【男／紅、黑；女／綠[藍]、黑】的傳統範疇中。

這是就婚禮而言，近代喪葬儀式深受教會影響，連帶的也依循著新的顏色運用範圍。

在鄒族傳統喪禮中，除了為亡者換上生前傳統正式場合的盛裝，以及喪家五日內不能穿著華麗的衣服外，對顏色的使用並沒有特殊規定，也不會因為辦喪事而將屋內的擺設重新佈置，因此傳統鄒族的喪禮顏色仍然依循【男／紅、黑；女／綠[藍]、黑】的範疇，沒有特別刻意改變。

早期部落中辦喪事的時程絕不超過三天，三天內就必須入土為安，亡者下葬之後衛生所也會派人在喪家做全面的消毒。而在三十多年前鄒族部落的喪禮中，黑、白兩種顏色被運用的最多，目前，即使是部落長老的追思彌撒會，也都委由山下教會的葬儀社辦理，與山下漢人社會的模式沒有兩樣，可說是典型

30 西洋宗教進入鄒族部落的時間大約在1960年代前後，其中以天主教、長老教會及真耶穌教會為主，以達邦村為例，人口僅千餘人的部落就有兩個天主教堂、兩個長老教會會堂及一個真耶穌教會會堂，而特富野天主堂創立於1960年，至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

31 某些西洋宗教在早期基於一神論的教義，曾嚴格禁止教友穿著鄒族傳統服飾及參加任何具有宗教性質的傳統祭儀，如 *mayasvi*、*homeyaya*、*siuski*，唯這種情況在近幾年已有改變。

的中西合璧儀式，完全無法讓人聯想到這是鄒族傳統領袖的喪禮，「原」味盡失。³²

就顏色使用在喪葬中的演變脈絡可以說是由【傳統／男（紅、黑）；女（綠[藍]、黑）】轉變至【近代／黑、白】，進而更接受【現代／白（或紅）】的分類模式。

在婚喪喜慶之外，具有神聖性的傳統祭祀儀式，更是具有莊嚴性。為了瞭解傳統祭祀儀式中，對於顏色的運用，研究者特別參與下列四次不同性質的祭祀儀式，³³ 藉以觀察並比較其中對顏色運用的基本模式。

1. 特富野社 homayaya 祭儀（2007/08/15）
2. 達邦社鄒族傳統 mayasvi 祭儀（2008/02/10）
3. 來吉部落的 siuski（感恩祭）（2008/11/22）
4. 特富野社鄒族傳統 mayasvi 祭儀（2009/02/12）：

整體而言，會場佈置仍是以鄒族最喜愛的紅色系為主色，除了紅色外，新加入的藍色讓整個會場的顏色變得很調和，不再充滿著肅殺之氣，顯示祭儀已經略有改變，不純然是傳統的模式。雖則如此，【女／綠[藍]、黑】及【男／紅、黑】仍是穿著顏色的主調，然而，男子全都身著紅衣，胸前也都綁著染成紅色的籤條，只是穿著的紅色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用 *taemoytt*（薯榔）所染成的紅色，而是色譜中的標準紅色。女性穿著中，每個人對“*enghova*”[綠(藍)色]的選擇也有明顯的不同，有的採用淺色系的，也有的採用深色系的，不像男性穿著般整齊，但無論如何，這些顏色的使用都還是在【女／綠(藍)、黑】及【男／紅、黑】的範疇中。

32 2008.02.18 參與達邦社 *icangya* 喪禮觀察。

33 有些祭祀儀式受到西洋宗教影響，曾經中斷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近十餘年來，才逐漸恢復辦理，如來吉部落的 *siuski*（感恩祭）。

六、結論

牛頓 (I. Newton) 藉三 鏡把太陽光反射成七彩的光譜，讓顏色的討論，成為科學領域的議題，色彩從此被視為人類客觀領受的能力，也被視為客觀而普遍性的研究議題，然而，關於顏色的爭議始終不斷。韋斯伯格 (Leo Weisgerber) 在論及1900年以前關於顏色的爭議時指出 (Miller 1968: 84):

爭議的起端在於很難將早期希臘 (尤其是荷馬的作品中) 關於顏色的詞彙予以 [適切地] 翻譯。在找尋適切的同義詞以翻譯古希臘文中最普通的顏色時，人們會發現這是異乎尋常地困難……。在某一例子中，黃色或綠色可用於某一詞，但同一字下次出現時卻無法適用。如果我們同時考慮所有例子，這將會出現驚人的結論：oochros 有時指綠黃色，有時則指紅色；chlooros 有時指黃綠色，但有時亦可指灰棕色等等。有人基於下列聰明的假設來翻譯 [這些詞彙]：希臘人對於特殊的色彩 (hue, tint) 沒有像對色度 (intensity) 般感到興趣，尤其是在南方明亮的天空環境下。但是，這種解釋是不足的：希臘文中仍有相當多關於色度的形容詞發展出來……。另一解釋則是假設這些翻譯上的問題提供了人類在顏色知覺發展史上的証據。從這一觀點而發，許多觀察者很嚴肅地指出：在我們的詞彙中，希臘人必定是集體性的色盲。但是....如果觀察上的差異並不在於現象自身的本質，亦不在於人類眼睛的結構，那麼，它們必定是基於界於實體和表達的概念中介——基於人類的判斷 [活動]。

這說明不同語言不必然會對應相同的『對象』，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看到了「不同」的顏色。事實上，『對象』並不是客觀存在那兒，被動地等著我們把它涵攝進入我們的認知系統中。我們的世界，是我們透過語言所建構成世界，就好像戴上綠眼鏡進入《綠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 奧茲法師的翡翠城後，看到所有東西都是翡翠綠了，個別語言的分類架構與概念範疇，讓我們看到不同「著色」(colored) 的世界。透過語言的約定俗成特性，存在一個文化中的

分類系統是具有累積性的，當接觸到新的事物時，人們最直接的反應是依照經驗和習慣，將其納入到既有的分類系統中，使它成為原有系統的一部份，而不必再以全新的認識態度來面對它。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樣的嚐試可以成功地減少心靈的負擔，於是，文化就在這種收納的活動中，包攝融合了更多具體內容於系統之中。這種收納的過程，所依靠的是心靈中的類比作用；其中，類比是創新和保守的原則，在不同文化中的分類形式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為它們是不斷地按照類比重新製作的。當然，如果面臨更大的文化衝擊，讓原有分類系統無法負載新的世界觀時，人們會試著放棄原有分類架構，採行新的分類原則，以面對新的價值系統。不過，除非能在傳統和創新這彼此衝突的分類價值系統間找到平衡點，文化類型不會穩定下來，即使經歷許多世代，這些衝突與調節的痕跡依舊存在。

近百年來鄒語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強勢侵入之下，鄒語的主體性已經受到非常大的挑戰，現今新一代的年輕人會用鄒語的思考模式來進行對話的人是少之又少，也因此鄒語已經有結構上的改變，在未來的演變中，它還有可能因為外來元素的持續加入而發展出新的社會意涵。前文討論鄒語中關於顏色詞彙的使用，即可見到這些衝突與調節的痕跡。傳統服飾中【女／綠（藍）、黑】及【男／紅、黑】的顏色範疇卻一直是無法被取代，這種性格充份表現在鄒族的圖騰上，在鄒族的許多場合中，經常可以見到由紅、黑、藍所組成的幾何圖形，在台灣十四族原住民族中，「*fuhngoya*」[紅色]也儼然成了鄒族的代表色。基本上，在鄒語中一直維持傳統的五個基本顏色詞彙。其中，鄒語基本顏色詞彙只有“*fuecu'za*”[特富野社]和“*fuecu'ia*”[達邦社]在語音的尾音部份有些許語音上的差異外，在指涉性及語意部份則是沒有差異性存在，其他顏色詞彙仍然保留傳統用法。然而，鄒語顏色詞彙的中心色彩已經受到社會文化衝擊而有所轉變，在不同世代的心理產生不同的作用。

本文從柏林與凱關於基本顏色詞彙理論出發，針對鄒語的「基本顏色詞彙」、「顏色詞發展階段」、「中心色彩」、「顏色詞的社會意涵」、「口傳文學中的顏色表達」以及「顏色在鄒族生活世界的傳統與現代」等六個面向加以檢討，從比較研究取向分析鄒語的顏色世界，以釐清鄒族關於顏色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應該已經釐清存在鄒語中的一些認知人類學特色。由本文討論，必然會引出關於鄒族世界觀及價值觀與不同文化異同之比較研究，甚至，可以進一步

探討從鄒語的基本顏色詞彙，反省四十年來從基本顏色詞彙衍生出關於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爭議。然而，本文限於篇幅及研究主旨，無法進一步討論所衍生出來的論爭。希望本文寫作，能提供對此一議題有興趣的研究人員，或是作者自己於未來進一步針對上述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張啟睿等（2007：22-3）運用自然分類和多維標度法，研究了彝族、白族和納西族238名大學生對11種基本顏色詞的分類，研究發現：

顏色詞的普遍進化理論不能說明各個民族基本顏色詞分類的差異。……三個民族的大學生基本顏色詞的分類並不完全相同。具體表現在：1）彝族、白族、納西族三個民族大學生對11個基本顏色詞的分類數不同，差異顯著；2）基本顏色詞的類別不同。彝族是暗色、暖色、冷色和白色，白族是暗色、暖色、冷色和民族偏愛色，納西族是暗色、雜色、尊貴色、雙義色和白色；3）基本顏色詞的語義空間的維度並不完全相同，彝族和白族基本顏色詞的語義空間都有暖色／冷色維度，納西族基本顏色詞的語義空間則有雜色／單色的維度。4）每一類中所包含的顏色詞及顏色詞的數目不同。這些不同都體現了民族文化和語言對顏色認知的影響。

由附錄3所列之【圖4】、【圖5】、【圖6】，我們可以見出不同文化傳統，雖然有著類似的基本顏色詞彙，但在視覺分類體系中，卻有著不同的分類原則，仍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值得未來比較研究參考。

過去，關於鄒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民族學對祭典儀式、社會風土文化加以考察，或是針對鄒語語法的語言學考察，幾乎不見從語言人類學、認知人類學等研究取向進行分析。有了對基本顏色詞彙的認識，應該能提供未來關於鄒族文化更為寬廣的研究取向，讓語言人類學研究取向能更豐富原住民文化的相關研究。

附錄

附錄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身份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部落	使用語言	附註
A	部落長老	男	85	高中	樂野	鄒語、日語、國語	
B	部落長老	男	83	國小	樂野	鄒語、日語、國語	
C	部落長老	女	80	國小	達邦	鄒語、日語、國語	
D	達邦社 <i>icangya</i>	男	75	高中	達邦	鄒語、日語、國語	2008 年初過逝
E	退休校長	男	75	師範	達邦	鄒語、國語	
F	部落長老	男	74	國小	里佳	鄒語、日語	
G	退休教師	女	70	師範	達邦	鄒語、國語	
H	特富野社 <i>kinatu</i>	男	70	高中	特富野	鄒語、日語、國語	
I	退休教師	女	70	師範	達邦	鄒語、日語、國語	
J	部落長老	男	70	高中	特富野	鄒語、日語、國語	鄒語工作室成員
K	部落長老	男	68	國小	來吉	鄒語、日語、國語	
L	退休教師	男	60	師專	樂野	鄒語、國語、閩南語	2009 年 2 月過逝
M	文史工作者	女	50	高中	達邦	鄒語、國語	
N	國小教師	男	56	師專	里佳	鄒語、國語	
O	牧師	男	51	高中	樂野	鄒語、國語、閩南語	鄒語工作室成員
P	國小教師	男	32	大學	樂野	鄒語、國語	
Q	國小教師	女	28	大學	山美	鄒語、國語	
R	實習教師	女	22	大學	山美	國語	

附錄 2 深度訪談研究中受訪者使用的顏色詞彙

受訪者	訪談的顏色詞彙
A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綠色 [起初認為是藍色，再次確認之後則改口為綠色] 4. <i>fuhngoya</i>: 紅色 5. <i>fuect'z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ua'onga</i>: 黑色 9. <i>kuloi</i>: 黑色 [日語] 10.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1.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2. <i>siloi</i>: 白色 [日語]
B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綠色 4. <i>fuhngoya</i>: 紅色 5. <i>fuect'z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ua'onga</i>: 黑色 9. <i>kuloi</i>: 黑色 [日語] 10.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1.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2. <i>siloi</i>: 白色 [日語]
C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enghova</i>: 藍色 ※ 3. <i>fuhngoya</i>: 紅色 4. <i>fuect'ia</i>: 白色 5. <i>hofu'oya</i>: 黃色 [包含水果成熟的顏色] 6. <i>kua'onga</i>: 黑色
D	1. <i>enghova</i>: 綠色 [藍色] ※ 2. <i>fuhngoya</i>: 紅色 3. <i>fuect'i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含水果成熟的顏色] 5. <i>kua'onga</i>: 黑色
E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enghova</i>: 青色 ※ 3. <i>fuhngoya</i>: 紅色 4. <i>fuect'ia</i>: 白色 5. <i>hof'oya</i>: 黃色 6. <i>kua'onga</i>: 黑色 7. <i>kuloi</i>: 黑色 [日語] 8. <i>siloi</i>: 白色 [日語]

F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綠色 4. <i>fʰhngoya</i>: 紅色 5. <i>fʰtɛctʰi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ua'onga</i>: 黑色 9. <i>kuloi</i>: 黑色 [日語] 10.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1.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2. <i>puv'u</i>: 多種顏色混合 13. <i>siloi</i>: 白色 [日語]
G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綠、藍色 ※ 4. <i>fʰhngoya</i>: 紅色 5. <i>fʰtɛctʰi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ua'onga</i>: 黑色 9. <i>kuloi</i>: 黑色 [日語] 10.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1.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2. <i>siloi</i>: 白色 [日語]
H	1. <i>enghova</i>: 綠色 2. <i>'epi</i>: 瘀青 [閩南語: 烏青] 3. <i>fʰhngoya</i>: 紅色 4. <i>fʰtɛctʰ'za</i>: 白色 5. <i>hof'oya</i>: 黃色 [含橘色] 6. <i>kua'onga</i>: 黑色 [含灰色] 7. <i>puv'u</i>: 藍色
I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藍、綠色 ※ 4. <i>fʰhngoya</i>: 紅色 5. <i>fʰtɛctʰ'z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inu</i>: 彩色 [日語] 9. <i>kua'onga</i>: 黑色 10. <i>kulo</i>: 黑色 [日語] 11.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2.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3. <i>siloi</i>: 白色 [日語] 14. <i>tatposa</i>: 有規則花紋構成的顏色

J	1. <i>akai</i>: 紅色 [日語] 2. <i>aoi</i>: 藍色 [日語] 3. <i>enghova</i>: 藍色 ※ 4. <i>fuhngoya</i>: 紅色 5. <i>fuecti'za</i>: 白色 6. <i>hof'oya</i>: 黃色 [包含橘色、水果成熟的顏色] 7. <i>kiloi</i>: 黃色 [日語] 8. <i>kinu</i>: 彩色 [日語] 9. <i>kua'onga</i>: 黑色 [包含紫色，如紫米用鄒語達為黑米] 10. <i>kuloi</i>: 黑色 [日語] 11. <i>mitoli</i>: 綠色 [日語] 12. <i>mulasaki</i>: 紫色 [日語] 13. <i>siloi</i>: 白色 [日語] 14. <i>tatposa</i>: 有規則花紋構成的顏色，如百步蛇的花紋
K	1. <i>enghova</i>: 綠色 [含藍色] ※ 2. <i>fuhngoya</i>: 紅色 3. <i>fuecti'z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5. <i>kua'onga</i>: 黑色 6. <i>tatposa</i>: 很多顏色混合在一起，如華麗的衣服
L	1. <i>enghova</i>: 綠色 [同色系都歸類為綠色，包含藍色] ※ 2. <i>fuhngoya</i>: 紅色 [同色系都歸類為紅色] 3. <i>fuecti'z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同色系都歸類為黃色] 5. <i>kua'onga</i>: 黑色 [同色系都歸類為黑色] 要表示其他顏色會用兩種顏色詞來形容如： <i>hof'oya no kua'onga</i>:³⁴ 暗黃色 [帶黑的黃色] <i>fuhngoya no kua'onga</i>: 紫色 [帶黑的紅色]
M	1. <i>enghova</i>: 藍、綠 ※ 2. <i>fuhngoya</i>: 紅色 3. <i>fuecti'i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5. <i>kua'onga</i>: 黑色
N	6. <i>enghova</i>: 青色 ※ 7. <i>fuhngoya</i>: 紅色 8. <i>fuecti'ia</i>: 白色 9. <i>hof'oya</i>: 黃色 10. <i>kua'onga</i>: 黑色

34 在鄒語的用詞上，有些形容顏色的詞並非單一語詞，而由片語構成，如“*fuhngoya no kua'onga*”（紫色）是用紅色和黑色兩個顏色詞來構成紫色的概念；“*ake'i fuhngoya*”（形容粉紅色）是用“有一點”和“紅色”兩個詞構成…等，像用這種方式構成的顏色形容詞句，並非包含在「顏色詞」的範疇。

O	1. <i>cingkoya</i> ：金、銀色 2. <i>enghova</i> ：綠色 3. <i>fuhngoya</i> ：紅色 4. <i>fuecti'za</i> ：白色 5. <i>hof'oya</i> ：黃色 6. <i>kua'onga</i> ：黑色 7. <i>tatposa</i> ：花紋、彩色
P	1. <i>enghova</i> ：綠色 2. <i>fuhngoya</i> ：紅色 3. <i>fuecti'z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5. <i>kua'onga</i> ：黑色
Q	2. <i>enghova</i> ：綠色 3. <i>fuhngoya</i> ：紅色 4. <i>fuecti'za</i> ：白色 5. <i>hof'oya</i> ：黃色 6. <i>kua'onga</i> ：黑色
R	1. <i>enghova</i> ：綠色 2. <i>fuhngoya</i> ：紅色 3. <i>fuecti'za</i> ：白色 4. <i>hof'oya</i> ：黃色 5. <i>kua'onga</i> ：黑色

附錄 3 彝族、白族和納西族大學生的基本顏色詞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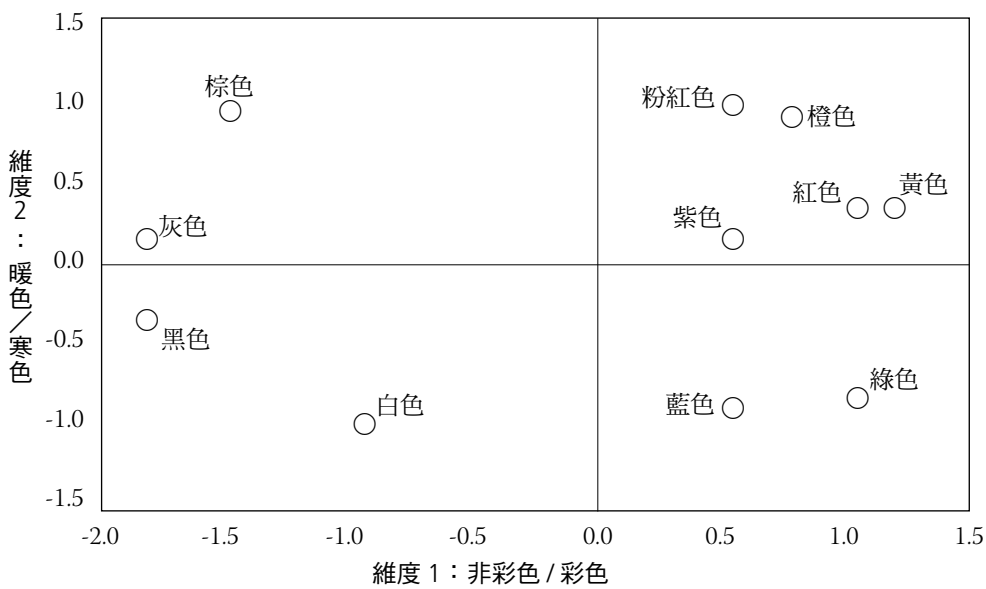


圖 4：85 名彝族大學生對 11 種基本顏色詞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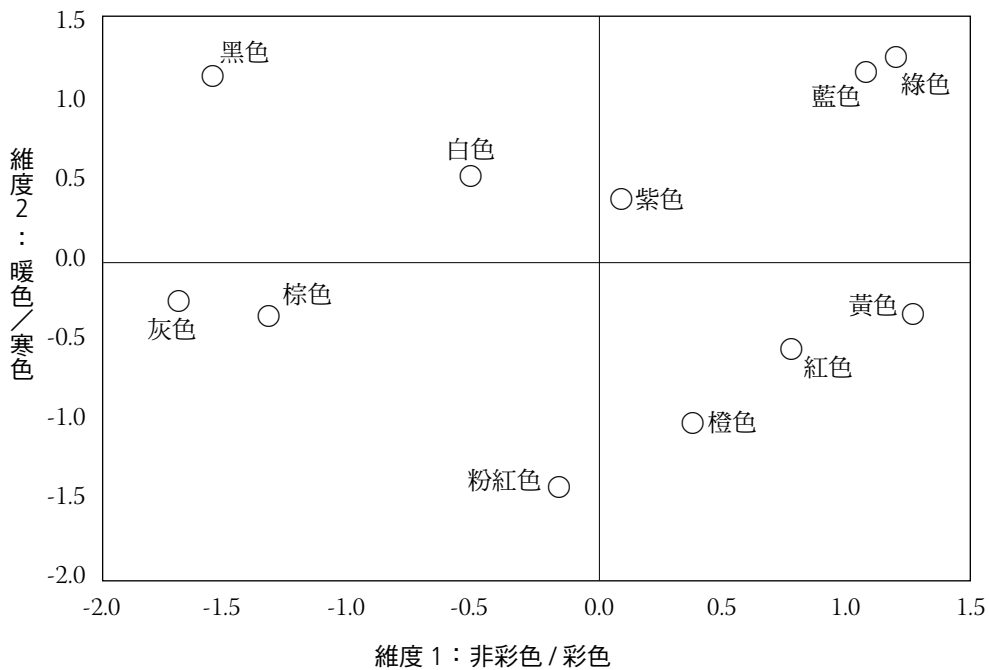


圖 5：93 名白族大學生對 11 種基本顏色詞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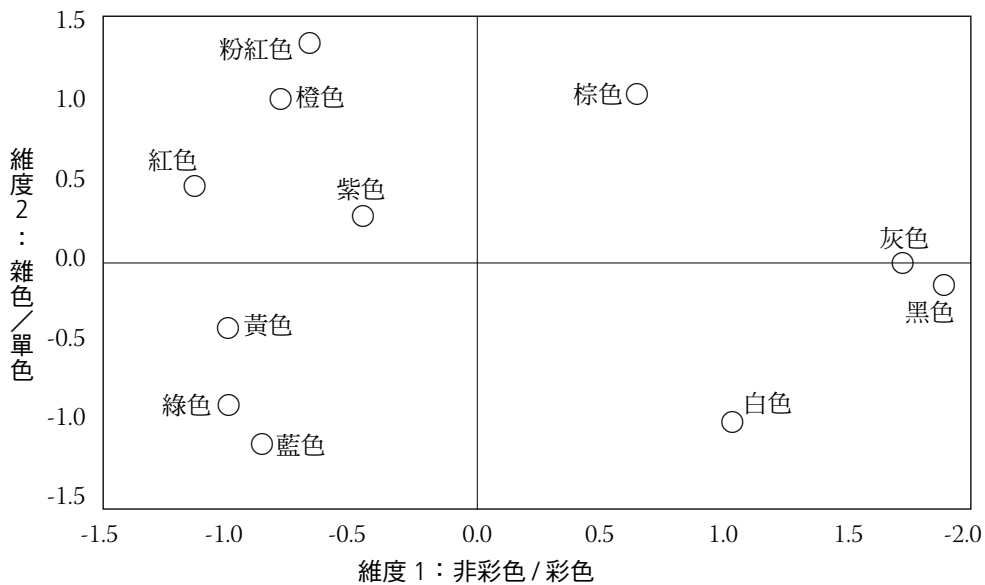


圖 6：60 名納西族大學生對 11 種基本顏色詞的分類

參考書目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xingzhengyuan yuanzhuminzu weiyuanhu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1999 原住民族語言語料與語彙彙編——鄒族語言 yuanzhuminzu yuyan yuliao yu yuhui huibian: zouzu yuyan [Materials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nguage and Vocabulary: Tsou Language], 浦忠成主持 puzhongcheng zhuchi [Pasuya Poiconu directed], 委託調查研究專案 [Pro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台北 taipei [Taipei]: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xingzhengyuan yuanzhuminzu weiyuanhu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2004 2002 年臺灣原住民族統計年鑑 2002 nian taiwan yuanzhumin tongji nianj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2002]。臺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taipei: xingzhengyuan yuanzhuminzu wei yuanhui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2008 臺灣原住民統計年鑑 taiwan yuanzhumin tongji nianj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臺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taipei: xingzhengyuan yuanzhuminzu weiyuanhui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朱宏華編譯 Hong-Hua Zhu, trans.
- 2007 B&K 界定基本顏色術語的語言學詮釋 B&K jiding jiben yanse shuyu de yuyanxue quanshi [The Linguistics of Color Terms]。曲靖師範學院學報 quji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26(5):80-84.
- 李壬癸 Li, Paul Jen-kuei
- 1979 鄒語方言的差異 zouyu fangyan de chayi [Variations in the Tsou Dialects]。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uusuo jika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0(2):273-300.
- 1997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taiwan nandao minzu de zuqun yu qianxi [Ethnic and Migration of Austronesian People in Taiwan]。臺北: 常民文化 taipei [Taipei]: changmin wenhua.
- 胡樸安 Hu, Pu-An
- 1969 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言語 cong wenzixue shang kaojian zhongguo gudai zhi shengyun yu yanyu [Phono and Speech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香港: 龍門書店 xianggang [Hongkong]: longmenshudian.
- 何秀蘭、徐國士 Ho, Hsiu-Lan and Kuo-Shih Hsu

- 2000 阿美族太巴塢社染料植物之研究 ameizu taibalangshe ranliao zhiwu zhi yan-jiu [The Dye Planet of Tavarong Amis]。刊於 [In] 東臺灣原住民民族生態學論文集 Dongtaiwan yuanzhumin minzu shengtaixue lunwenji [Ethnoecological Essay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Eastern Taiwan]，劉炯錫編 liujiongxi bian [Chiung-His Liu ed.]，頁 31-52 [Pp. 31-52]。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taidong [Taitung]: dongtaiwan yanjiuhui。
- 浦忠成 Poiconu, Pasuya
- 1996a 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 taiwan yuanzhumin de kouchuan wenxue [The Oral Literature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臺北：常民文化 taipei [Taipei]: changmin wenhua
- 1996b 庫巴之火 Kuba zhi huo [The Fire of Kuba]。臺北：晨星 taipei [Taipei]: chenxing。
- 1999 鄒族語言語料與語彙調查研究 zouzu yuyan yuliao yu yuhui diaocha yanjiu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rpus and Vocabularies of Tsou Language]。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taipei: xingzhengyuan yuanzhuminzu weiyuanhui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 2007 被遺忘的聖域－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 bei yiwang de shengyu: yu-anzhumin shenhua, lishi yu wenxue de zhuisu [The Forgotten Sacred Realm: Tra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Myth, History and Literature]。臺北：五南 taipei [Taipei]: wunan。
- 安振昌等編 An, Chen-chang et al.
- 1996 鄒語簡易字典 zouyu jianyi zidian [Compact Dictionary of Tsou Language]。嘉義：達邦國小 jiayi: dabang guoxiao [Chiayi: Tapan Elementary School]。
- 張啟睿等 Zhang, Qirui, et al.
- 2007 彝族、白族和納西族大學生的基本顏色詞分類 yizu, baizu he naxizu daxuesheng de jiben yanse ci fenlei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asic Color Terms by Undergraduates from Yi Nationality, Bai Nationality and Naxi Nationality]。心理學報 xinli xuebao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1):18-26。
- 鳥居龍藏 Torii Ryūzō
- 1996 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 tanxian taiwan: niaojulongcang de taiwan renleixue zhi lu [Exploration in Taiwan: Torii Ryūzō's Anthropological Travel in Taiwan]，楊南郡譯註 yangnanjun yi zhu [Nan-Chun Yang trans.]。臺北：遠流 taipei [Taipei]: yuanliu。
- 森丑之助 Moriusinosuke
- 1996 臺灣蕃族圖譜 taiwan fanzu tupu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Photoes]，中譯本 [Chinese translation]，宋文薰編譯 songwenxun bianyi [Wen-hsun Sung ed. and trans.]，台北 taipei [Taipei]：南天書局 nan tian shu ju。

鄒語工作室 zouyu gongzuoshi

- 1998 鄒語初級教材 zou yu chuji jiaocai (Tposno ahoza pa'cohivi bua cou) [Elementary Textbook of Tsou Language]。臺北：文鶴出版社 taipei [Taipei]: wenhe chubanshe.

齊莉莎 Zeitoun, Elizabeth

- 2000 鄒語參考語法 zouyu cankao yufa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sou]。臺北：遠流 taipei [Taipei]: yuanliu.

劉皓明等 Liu, Haoming et al.

- 2005 顏色詞與顏色認知的關係 yanseci yu yanse renzhi de guanxi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 Terms and Color Cognition]。心理科學進展 xinli kexue jinzha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10-16.

董同龢 Tung, T'ung-ho

- 1991[1964] 鄒語研究 zouyu yanjiu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再版）taipei: zhongyangyanjiuyuan lishiyuyan yanjiusuo. (zaiba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reprint)]。

聶甫斯基 Nevskij, Nikolai Aleksandrovich

- 1993[1935] 臺灣鄒族語典 taiwan zouzu yudian [Materials on the Tsou dialects]，白嗣宏等譯 baixihong deng yi [Su-Hung Pai et al., trans.]。臺北：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 taipei [Taipei]: taiyuan yishu wenhua jijinhui

Berlin, B. et al

- 1974 Principles of Tzeltal Plant Class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tanical Ethnography of a Mayan-Speaking People of Highland Chiapas. N.Y.: Academic Press.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lin, Brent

- 1977 Speculations on the Growth of Ethnobotanical Nomenclature. In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hange. Ben G.Blount and Mary Sanches eds. Pp.63-101. N.Y.: Academic Press

Bloomfield, L.

- 1933 Language,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oster, J. and R. D'Andrade

- 1989 Natural and Human Sources of Cross-Cultural Agreement *In* Orni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1): 132-42.

Brown, Cecil H.

- 1984 Language and Living Things : Uniformities in Folk Classification and Nami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enry Yungli

- 2006 Rethinking the Tsouic Subgroup Hypothesis: A morphosyntactic perspective. In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Henry Y. Chang et al. eds. Pp.565-58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Doe, John

- 1988 Speak into the Mirror—A Story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Dougherty, J.W.D.

- 1977 Color Categorization in West Futunes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In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hange. Ben G. Blount and Mary Sanches eds. Pp.103-118. N.Y.: Academic Press.

Duranti, Alessandro

- 2003 Language as Culture in U.S. Anthropology: Three Paradigm. Current Anthropology 44: 323-347.

Duranti, Alessandro ed.

- 2001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 Reader.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Freb, Peter

- 1974 Word Pla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Talk ? N.Y.: Alfred A. Knopf.

Hallpike, C.R.

- 1979 The Foundations of Primitive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ay, P. and L. Maffi

- 1997 Color Appearance and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Lexicons. Electronic documents, <http://www.blutner.de/color/color.app.evol.pdf>. Accessed July 30, 2008.

Kay, P., B. Berlin, L.Maffi and W. Merrifield

- 1997 Color Naming Across Languages. In Color Categorie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Hardin, C.L. and L. Maffi eds. Pp.21-56 N.Y.: Cambridge U P.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40.6516&rep=rep1&type=pdf>. Accessed Jan. 15, 2009.

Kay, Paul and Chad K. McDaniel

- 1978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r Terms. Language 54(3): 610-646.

- Kerckhove, Derrick and Charles J. Lumsden eds.
 1988 *The Alphabet and the Bra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Writing*. Berlin: Springer-Verlag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ucy, John A. and Shweder, Richard A.
 1979 Whorf and His Critics: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Influences on Color Mem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1 (3): 581-615.
- Miller, R.L.
 1968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 and Humboldtian Ethnolinguistics: A History and Appraisal. The Hague: Mouton & Co.
- Roberson, D. et al.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 Categories in Two Language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 133: 554-571.
 2005 Color categories: Confirmation of the Relativity Hypothesis. *Cognitive Psychology* 50: 378-411.
- Ross, Malcolm
 2009 Primary Subgroups of Austronesian: a Consideration of Some Hypotheses. http://rspas.anu.edu.au/linguistics/projects/mdr/Primary_subgroups.pdf. Accessed Jan. 15, 2010.
- Sapir, Edward
 1963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Mandelbaum, David G.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yler, Stephen A. ed.
 1969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von Humboldt, Wm.
 1820[1971]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rs. G. C. Buck & F.A. Ravent, Coral Gables, Fla.: Miami University Press
- Whorf, Benjamin L.
 1939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Menasha, Wis.: Sapir Memorial Publication Fund.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John B. Carroll (ed.)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莊新國

yoifoana@yahoo.com.tw

翟本瑞

622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32 號南華大學社會所

jai@mail.nhu.edu.tw

A Study of Basic Color Terms in Northern Tsou:

An Application of Berlin & Kay's Theory

Avayi. Yoifoana

Tapan Elementary School

Ben-ray J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Berlin & Kay's theory of color-cognition asserts that as languages evolve, they acquire a total of 11 basic color terms in 6 strictly predictable chronological stages. The sequence conf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universal semantics is outlined in *Basic Color Terms* (1969). Scholars have debated Berlin & Kay's proposition quite a lot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follow the linguistic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survey the Northern Tsou's basic color terms in practice through six research aspects: 1) basic color terms (by means of Berlin and Kay's definition); 2) evolutionary stages of basic color terms; 3) focal colors in daily life color-cognition; 4) social significances of color terms usages; 5) analysis of all color terms in the oral literatures; and 6) the expressions of color terms in the everyday life world from past to present-day. All findings in summary are as follows:

- 1) There are 5 basic color terms in Northern Tsou (in the 4th stage).
- 2) The focal colors, *BLACK* and *WHITE*, are just the same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almost all other language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foci of the other 3 basic color terms, i.e. *RED*, *YELLOW* and *GREEN*,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contemporary English counterparts.
- 3) There exists a paradigm-shift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terms of color cognition, in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ccepts western standards and the elder generations show a mixture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ones.cognitive attitudes.
- 4) The "Male/*RED & BLACK*" and "Female/*GRUE & BLACK*" distinctions are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costume systems in all different occasions of the northern Tsou society.

- 5) The color expressio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churches since a few decades ago, but recently has begun to change back.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follow the Linguistic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color terms used in the Northern Tsou, and the findings could counterbalance the shortage of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Ethnography.

Keywords: basic color terms, focal color, Northern Tsou,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